



記

中山草堂記

踰浙江以東多大山東南極海上尤秀絕其最著者天台
四明鴈蕩天姥皆穹窿嵒峻為天下奇觀跡擬乎蓬閣名
播乎區極士之選幽探勝者宜其樂趨之然而居其旁者
往往終身未嘗一至豈以其崇高不易援企而遺之歟台
城中有小山特立圓秀蒼潤遠望之如人之弁冠人因語
之曰中山其上有樓閣室廬之美人至郡者無不往遊
凡宅于左右者必構危架迥以挹取朝嵐夕霏之異態蓋

其勢通且卑其所蘊易見至而窮之不難也是以衆樂觀
焉盧慶士定谷家正與山相面因名其堂曰中山草堂定
谷知讀書識義理其才智可用而恬靜不競非安於卑近
者豈其心有所得鉅小崇卑固不足較乎夫天下之至崇
大者莫過於道而卑且近者道亦未嘗不在也憚其難而
安於淺陋固不可忽細微而慕夫高且大者亦烏可哉故
順親弟長事非遠也而性與天道不外焉堯舜之道與天
準而謹言慎行可以馴致焉中山岩壑之盛視天台四明
固有間焉其有會於人心而人樂之不厭者果有異乎否
耶定谷必有以識此矣往者壬戌七月之望予偕葉君夷
仲張君廷璧林君公輔陳君元來夜登絕頂飲酒望月縱
談千古竟夕不眠予謂葉君曰昔蘇子瞻夜登黃樓觀王
定國諸公登桓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以為太白死三百
年無此樂矣斯樂也又子瞻死三百年後所無也諸君皆
大笑追計其時忽十五年今存者獨予與張陳耳二君亦
將老矣予繫職業數千里未得歸然則於記定谷之草堂
能無慨然乎定谷有子曰信慎敏而好文其尚語山靈待
我東歸尚當約同志重遊因歷覽海上諸山以盡宇宙之
大觀其樂蓋未艾也

世謂士者多貧豈天使之然哉才高則不忍以利自污道
得則不屑與俗相混其所存者榮大異美固以世之富貴
為垢穢而不肯視其肯小屈其志以求之乎是以寧適意
於飢餓而以沉溺利欲為深恥世俗不之察因以士善貧
為知富貴之正哉物之可以奉其身者無不給世俗之謂
富貴者也然過取之也有禁苟得之也有禍稍踰其分則
人思後之鬼神害之不致於蕩覆漸盡有不已方其得所
欲而守之也或有愧於其心戚然若蒙不潔而恐人之覺
也凜然若臨百仞之淵而憂其墜也曷嘗有斯頃之樂哉
士之於富貴則不然於三才萬物之理無不得諸已於國

天下之事無不備於身前乎百代之上後乎千載之下
包羅綜括而不少遺大而日月河岳照臨流峙之所由小
而草木花實之盛衰陰陽寒暑之消長靡不存乎中而有
以識其故然此猶其取於外者耳至於絕私去欲以全其
性窮微致曲以達乎命堯舜禹湯文武之所有者與之絜
深較廣而無忤周公孔子顏孟之所學者沛乎若皆在我
而無虧缺之于一身而非有餘施之於政教而無不足當
其存心無為以自樂其所存操威福之柄者不能奪為生
民之宰者莫之制窮達死生之變亦大矣不少亂其胸次
而為之入其視富貴果何如哉世徒駭區區之外物而以

士為貧不知有道之樂固超乎富貴之表也奉川邵君麟
名讀書之所曰貧樂窩予不能知邵君悉其所樂也然不
謀而同者心也不期而合者道也舜之居深山伊尹之處
畎畝顏子之在陋巷時之相去數百載而其可樂如合券
然孰謂邵君之樂獨異於予之所云乎

樂壽堂記

臨海王文俊少喪父而祖母及母氏鞠育之以至於長
知讀書取友以飭其身脩舉遺業以裕其家如父在時二
母皆康寧壽考受其孝養文俊因闢故廬為堂以奉膳羞
歲時持觴跪拜為壽閭里莫不歎息謂王氏為有子他日

詔予以其故且請堂之名予重孝親之志因名之曰樂壽
而告之曰子知事親之為樂乎世俗之所謂樂者在乎室
廬輿馬服食寶貨音樂之奉斯數者當其適乎身而接乎
耳目信亦足以樂矣然親苟不存而已獨享之蓋有聞絲
竹而泣觀物玩而悲遇美味而不忍下咽視堂寢而不忍
安席者則其可樂也哀緣之以生何能樂於身心而無憾
乎幸而得親之存入有奉也出有侍也動有教也言有戒
也見吾親之甘於飲食也吾雖不食為之飽見吾親之身
安而氣和也吾雖疾而為之輕雖蔬食布衣以奉溫清之
樂中心蓋有不可勝言者矣况財足以致豐美甘脆凡所

欲皆可順之而無違則天之與我者厚矣其樂豈不大矣哉世之人非皆不能養也或困於貧窶而不能備物之奉或天蚤奪之雖有富貴欲奉而無由故富貴之為也今文俊雖喪父而二母皆康寧有年雖布衣處閭巷而其力可致甘脆以為養此其可樂者大矣焉可不知其為樂乎予少時未有所知以父母之樂為可常雖在膝下而不知其為樂及今而念之歎一見吾親不可得矣自茲以往縱僥倖有成而竊五鼎之食三旌之位亦無與於樂矣故每遇有父母者輒幸其可樂而且為之言恐其不知為樂亦若予之追悔於無窮也嗚呼文俊其尚以予為戒竭

力畢志以適其口體脩身慎行以悅其心志不特使閭里之人嘆息慕羨而四方之人稱養親者歸焉遇其門指其堂曰此王氏養親之堂也斯為不負吾命名之義矣苟徒崇觀美而行業不脩則環海之境昔者將相豪雄之居宏高大高敬什伯於斯堂而亦無聞者衆矣尚安足為文俊道哉

長嘯軒記

後世學者之弊高於自擬而昧於自知工於虛言而劣於行事古之人豈若是哉知人固難也自知為尤難君子惟其自知也故足以知夫天下之人不自知而曰知人皆苟而已諸葛孔明以豪傑之資智可以成當世之務才可以

盡王伯之用而不過以管仲樂毅自比非不願自比於聖人也度其才智有所不及故取類止於如此若孔明可謂自知矣是以其言之出當時固已信之而千載之下求其功業論其心志皆信之而不敢有異人之得於天者推其本雖不異於聖賢而實有限量不可勉強而至譬之器焉尊不可以為鼎鬲不可以為几人之為學充乎天之所予者而已天子之外豈能加毫末於其間哉後世之學者舍聖人恥以自擬揆其所為豈惟不及乎聖人其所恥而不道者終亦不敢望也此不自知之過也新城劉先生子憲則不然其學甚博而其心甚虛其志甚大其取類甚廣為

太學官嘗曰聖人非吾所及吾所慕者孔明而吾亦不敢望也因以長嘯名其軒昔嘗讀孔明梁甫吟怪其以名世之才不能稍大其言論而惟述晏子之謀殺三士殊與其事功不稱豈能行者固不必言歟傳稱孔明常嘯咏之抑其意固有所指歟今先生能為文辭而尤善於詩其言崇深激切有當世之志誦而知其為慕孔明者也吾嘗高孔明之才而惜其生不遇時驅斯民於干戈矢石之中而民沒世不忘其德此其人之賢為何如使生遇平世其施為舉措必有廢幾乎先王之盛者惜未足以盡其才而死也今天下可謂平治矣使孔明生斯時政教之行將何所先

乎禮樂仁義將何所法乎先生慕其人必求其志求其志必知其事為蓋或能處世矣竊願從而問之毋徒長嘯而不答也

問月樓記

天台金君元升作樓以居名之曰問月當夜之良披羽衣命壺觴歌李白問月之詩擊如意以為節見者以為李白猶在人世也其鄉人異之請予道其故余曰金君所問者月也使月能言且不能答余非月也豈能知其意哉雖然明於外者內不足以自知為天下所仰者受天下之疑月雖欲碎人之問也難矣余試與金君達觀於一氣之始可

乎自我而視之月也明且大者也自月而觀之庸自知其為明且大者乎非惟不知其為明且大庸自知其名為月乎名且不知庸知其盈虛消長之道乎君何從而問之而月何從而答之一氣盪摩而月生焉彼非願異於萬物也而賦之形者蒼蒼耳莽莽耳煌煌耳雖欲不異於萬物不可得也其形雖異於萬物其為之形者未嘗與萬物異也夫吾之形異萬物而寂靈者生而遇於世貴賤脩短禍福之數紛乎其不齊且莫知其所由然况無情之月乎尚何暇於月之間哉雖然予嘗聞之居乎上而不遺乎下故明盈而不以為喜蝕而不以為戚故長存若是者非有類於

人之說乎金君才可以處位而抗志於隱未過於時而能有以自樂其取類於月者深矣余非其人烏足以言之

味菜軒記

凡物味之甚美者必為人所甚好可好之甚者亦往往能生其禍以病乎人酒味之美者也好之甚者小則有酗營之失大則戕軀喪德以災其國家牛羊魚蟹之類於食物為最珍然華元以羊羹不均至於取怒而致敗鄭靈公鼈羹不以分人而逆亂之禍因之以生是以甘脆適口之故不之戒慎以飫飽亡其身者世常有之是豈非有甚美必有甚惡之事乎夫惟其味淡薄初若無可喜者而世自不

能遺之飲者資之以析其醒食者資之以解其飲貴而為

八珍九鼎之筵一作椽而椽一作粟如藿歆之寶一作室莫不有待

於味其物既不為人所爭而其味和平清苦善除物之毒

而不生疾以病人若是者其惟菜為然乎世之名人賢士

每懲厚味之腊毒而顧深嗜乎菜若杜子美之於韭薤陸

龜蒙之於杞菊蘇子瞻之於蘆菘蔓菁莫不遂稱之見於

咏歌而黃魯直謂士大夫不可不知此味尤為萬論蓋貧

賤者之所易得則無踰分之思而求之不勞不為富貴者

之所甚好則享之也安而用之也無愧身不勞而心無愧

此君子之所以有取於斯歟暨陽蔣侯文旭以博士弟子

高等選為監察御史其官貴顯矣而其志清約廉謹以味
菜名其所居夫為顯官而嗜菜其善有三焉不溺於口腹
之欲所以養身也安乎已所易致而不取衆之所爭所以
養德也推菜之味以及乎人俾富貴貧賤同享其利而於
物無所害所以養民也養身以養德養德以養民此蔣侯
之所以過於人也乎語有之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
也蔣侯於是乎知味矣因菜之味而深味聖人之道使仁
義充乎中暢乎外而發乎事業於膏粱之味且有所不願
而况於菜也哉

存養齋記

其海其名燕處之齋曰存養里人方某為記以告曰惟天
以二氣敷施五行寔函顯赫微命播生萬彙承命之中
凝氣之醇宜惟人醇匪均滿厥中若耐之在醯醢若泉之
漸塗泥若玉之墮汙壤唯衆人厥精厥懿生則具全之
一本作攸知罔或迪行攸行罔或勉惟聖人衆人視聖人成勛
盛德巍乎天運煥乎日臨謂莫敢擬稽于初迺無殊惟心
宰身微而靈靈作體一而神圓覆載靡或遺酬酢群動靡或
窒聖有之衆人亦有茲惟命在心為性為道之原為善之會
為人物之分聖匪加多衆人匪有虧其不胥為聖在氣勝
厥中其能勝氣復其天在學知要人授人以器受而失墜

毀缺則怒則怨唯受有辜矧天投命于人心擴而闢之昭明
配天以君則臣職卑以父則子職順祗昆弟睦于家邦
陶于四海乃或弗念顯命從乃心戕乃性如縱奔馬弗思
其復如闕川水折榮木弗遂其達是用獲戾于天用自絕
於聖以自沉溺於庸器之歸惟志士懲其愆克自敬畏匪
聞斯聞匪覲斯覲祗稟稟馭馬以朽綆莫喻其危奉琮
璧而履峻坂莫喻其慎如對上帝師保莫敢少肆自逸以
存其心充厥形而極其所未形因其始著以推其類視私
欲為螽螟俾無害其嘉穀視芬華為陷阱惟惧其或顛覆
開其天明撤其妄昏善端之長理義為養外誘之侵俾莫
能尋不猷弘訓充塞天地寧謐群物咸出自茲是謂克
天是謂大飭其躬以式迓乎聖唯學之要莫尚斯相恒人
罔迪知學非學蕩厥心事非事毀厥性權詐是習利欲是
嗜卒劉厥身否則趨異端祈延其壽謂能存養皆聖自怡
其道以隳惟某甫尚鑑于茲一作前則遵聖人之軌務學之
要于以事天以脩其身以淑乎人恒人疇若茲於乎思厥
名以無息于成世良鮮哉

五誼齋記

人之道詳矣然求其要不越乎五常五典之間又若簡且
易也世之人行之有終身而莫至者獨何歎不知義之所

在故也夫天之所賦於我者五常之性也所命於我而我受之以行者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也皆非私智之所能私已之所得者也苟能盡吾之性盡人之倫乃義之所當為耳豈足為異哉古之君子惟知此也故為臣如周公為子如魯參而不以為足為人如孔子顏子而不以為能于斯時也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居家焉而勸之以孝事君焉而勸之以忠無非義者誠知其分之當然也後世此義不明為一善惟恐人之弗知畜一德惟恐天之弗報務名而貿利較功而徼祿或挾忠以驕於人或恃才以傲乎世於所當為者皆持之以為己能而為善者滋少矣董生有言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此非君子之事歟浦陽大姓黃君復之其先以長者稱者累世至其身家益大振閭內外合若干指因慨然有以開後人遂創規百餘條躬親由之以率其子姓復名燕休講說之齋曰正誼蓋有取乎董生之言也吾病乎世之所為也久矣至君之名斯齋豈特嗜其名固將以行之耳審欲行之舍古之君子何所為法舍後世之弊何以為戒哉故道其故而為之記

南齋記

人之初無有貴賤也才有所不若德有所不逮而敬慢之心生相慢之至以尔汝為未足而呼其名以相名為未足

而加以醜汙之號尊敬之甚以稱其字為僭而稱其姓以
稱其姓為泛而曲為之辭長之則曰長者師之則曰先生
或因其所居而為之號或因其所有而美其稱而先生長
者之號夫豈強之使出於口哉衆人之於君子以為不知
是不足致其尊慕之心而君子之貴於恆人者固不待乎
此也德誠尊也才誠美也世雖加之以公相之號猶不以
之為貴而况其細者乎世俗不之察挾其區區之細以為
君子靳而不知苟無君子之所有雖加以世俗之貴而其
可賤者固在吾之所得果有足貴焉則夫先生長者之稱
與公卿大夫何別哉呼之為公卿與號之為先生長者均
之出於人之口也然公卿而無可敬人未嘗以先生長者
推之先生長者道德有以服乎人則公卿不足為之重吾
以是知德為衆人所推者過乎位為衆人所貴者甚遠也
臨海陳先生行脩乎家學信于朋友聲聞於郡邑以朱氏
詩教授學者受業其門而以文辭政術稱於世者相迹先
生年老家居門人尊之不敢舉其字因其所居南齋稱之
為南齋先生而先生不喜自居也自謂南齋滯叟世之所
尚以為貴者印組以為華祿賜以為豐崇顯之位以為泰
之數者咸無焉而人尊而推之不敢字之而姓之不敢姓
之而擇美號以稱之此其人豈有待於物而貴哉知其無

待於外而猶強為之號以如其身宜乎先生之弗喜居也
雖然名者衆人之所同欲也汲汲而求之則失之也必易
不得已而受之則居之也必安先生亦嘗見夫世之所謂
貴人者乎人面而陽尊之背而陰笑之生號為公卿沒喻
為犬鼠者亦衆矣彼惟不務於德而求於外物之多也故
得之而不可常有之而不能守方其垢辱交至以危其身
欲如先生南齋之樂豈可得乎先生隱約守道無求於名
而名自尊君之而安傳之而可久其視世之貴賤相辱者
何如哉然士固有足貴者初不在乎名位之有無而先生
之可貴者亦不以南齋而重也余獨怪世俗常輕此而重
彼乃為學者道使知先生之不仕非果賤而衆人之汲汲
於外物者觀乎先生亦可以自省也先生字德良名某南
齋在臨海之城中某巷

懶齋記

學道之士張君用隱自號懶齋而亟求予言余戲謂之曰
夫懶者之於事為迫之而不屑應強之而不即從其卧也
忘起其坐也忘行飢忘食而渴忘飲固其宜也今子迺屢
踣吾門以言為請而不知厭是豈真懶也耶且使予亦以
懶自居孰肯舍我之無言而為子言使吾非懶者也又烏
能言子之懶哉雖然自夫不息者而觀之大而天運乎上

日月行乎兩間百川經緯九州而達四海未嘗斯須怠也
小而萬物之生羽毛飛動卉葉鱗甲之類其生長蕃育以
遂其性者亦未嘗有一時之懈也况夫人也而暇懶哉自
夫常止者而觀之則崖石以不動故堅山嶽以不動故壽
水靜則可鑑毫髮地靜則可載萬類是皆懶之類也而子
之懶豈謂是乎故巧者之奔走不如拙者之自守夸者之
馳驟不如靜者之悠久彼措慮於涯分之外役志於義命
之表孳孳憧憧於塵埃之間而不知止者又孰若燕居無
營以懶自名之為得耶道家之說貴無為而主靜亦無為
是靜與懶相近而非懶之謂也子有以知之則為懶可也
謂之非懶亦可也而予奚知焉於是用隱唯唯請書以為
記用隱世寧海人其先有仕吳越為光祿大夫者至今為
大族云

學孔齋記

陰陽之氣運乎兩間物之有形色者莫不資之以自成而
是氣也未嘗為之加損三辰之明也五岳之崇也四海之
廣也百川之流也皆得乎是氣之大者也豫樟梗楠得之
以為材麟鳳龜龍得之以為祥虎豹犀象得之以為威黍
稷稻粱麻葛桑麻得之以利萬世力者得之以負重致遠
靈者得之以司晨紀候而自勉之類蠕動之倫非得乎是

則不能有生其化可謂盛矣而道行不息者曷嘗有古今
之間哉孔子之道亦然知者不得之則不能成其知勇者
不得之則不能成其勇賜之辨求之藝偃與商之文學苟
非有得焉則不能成其名而凡遊乎聖人之門者皆有聞
乎其一二而聖人之道固自若也豈惟當世為然千載之
後得其全者為大賢得其正者為君子得其偏者猶不失
為善人明乎春秋者得其斷明乎易之理者得其中明乎
詩書者得其正明乎禮樂者得其文無得焉者過焉而為
莊周卑焉而為申韓悖焉而為小人具視聽而備人之形
者孰能舍斯道而自立哉故庶人舍是則長幼乖大夫士

合是則職業隳為將相會是則無益於國而禍及之為南
面之君而不師斯道則無以施德澤于衆庶著顯號於無
窮由周漢而來得孔子之道以為君者視其治功可考矣
帝者得之為文景為明章為太宗為仁宗王者得之則或
卓然為宗英或知為善之可樂是皆有絕人之資高世之
識故能知所務而卒有成雖所得未能盡乎大全然皆聖
人之徒也以臣觀乎蜀王殿下其聖人之徒而得其大全
者乎殿下資稟甚高而務學甚篤聞道甚早而力行不怠
明足以照萬理而不底于太察才足以綜萬事而行之以
無為德度之懿煦乎陽和之溫也問學之博浩乎寶藏之

富也學古之士有一于此皆思自附於聖賢而乃處之以
謙虛守之以畏慎檢身進道恒若不及而於恤民濟衆賑
災施惠之事孜孜為之使遇孔子之聖而師尊焉所得豈
可量哉間論群聖之道因以學孔名殿側之齋命臣記其
說夫孔子之學當世之學者皆知之求其善學孔子之道
者雖古之君子或病焉非孔子果不易學也竊取其偏而
不求其全以名求之而不知吾身之可以為聖賢者衆矣
孔子所以與陰陽同其化者固足以陶鑄百王而範圍三
代其言見乎經者人之所能識也其事本諸心者非學道
而有得者不能也殿下既有得於斯道矣而臣何言焉雖

然得之固美也而守之難守之固難而不變其守推以及
物也益難先乎孔子而得斯道之大全者莫如堯舜文王
學乎孔子而得其全者莫如顏子堯舜之欽明恭己文王
之不顯亦臨無斁亦保顏子之克己復禮服膺不惰大聖
大賢之守斯道也豈有他術哉亦曰敬而已敬者所以成
夫仁而已矣仁為衆善之原群德之長而天地之心也得
此以為人則人道盡得此以為君則君道備孔子之聖豈
能加毫末於斯乎故為人而不學孔顏之學則不足以為
人為君而不以堯舜文王為準則為失君之職自孔子以
來千有餘歲矣知孔子者多不獲居乎大位而富貴尊顯

者往往不知師聖人之大全是以生民於孔子之澤未之
數 彼也夫以殿下備顏子所有之德而居孔子所無
之位敬以守之仁以行之至於愈久而不變固所優為者
推至仁以治國俾人人謂居大位學孔子而得其大全者
自殿下始以一洗往古之陋豈非天下後世之幸也哉

默菴記

會稽俞先生當年富氣盛時嘗以驚世絕俗之智懸河決
峽之辨為當時所推既晚更事益深奉朝命為學者師於
東南小邑乃喜為簡默號其燕處之室曰默菴其弟子聞
而疑之曰先生之為斯號也不亦異乎人之達其志意明

天下之理而成物化民者以其能言也故教令不宣于家
則親愛疎詞命不脩于鄉則長幼乖軍旅不言則無以用
衆賓客不言則無以成禮居乎朝廷為大臣而好循默則
難以定國計和人民為諫官近職而不務言事則有曠官
竊位之譏先生為人師以教民善俗為職業封域之內有
細行之遺片言之悖先生恥之惡可以默自處乎哉余聞
而笑曰是知默之為默而不知默之非默也知言之不可
止而不知非默則不能為言也子嘗見夫萬仞之淵乎方
其靜也沉齋涵蓄不震不激泊乎無聲杳乎莫測惟其積
之久而不妄出也故一旦決而為川達乎江河聲之所撼

聞數百里使其不深而終日汨汨如溪潢澗潦之為則不
崇朝而涸矣安能澤加萬類乎故士非能言之為貴而發
於不得不言之為美道充於中不得已而後言則其言必
傳無意於辨不得已而後辨則其辨必明昔者孔子之門
以言語稱者有矣惟顏子不言如愚人然由後世考之凡
顏子之言皆可為天下準與聖人之旨相表裏而宰予子
貢發言立論輒多疵而不適乎中豈非好辨者未必能言
而善言者必本於默乎先生閱乎事變多矣求乎義理精
矣知夫無益之辨之不足務蓋將即顏子而師之而今而
後先生之道益隆矣立乎朝則發而為正論垂乎後則揭
而為大訓皆有道者之餘事也先生之默烏知非言之至
者乎二三子何患焉於是疑者謝曰子之言似矣請質諸
先生置之屋壁以祛弟子之惑

石鏡精舍記

邑士童君伯禮既以禮葬其父於舍南之石鏡山與三弟
謀合貲產共益菴以食取古禮之宜於士庶人者以次行
之復恐後之人未能盡知其意而守之弗變乃即石鏡之
陽為精舍聚六經群書數百千卷俾子姪講習其中求治
心脩身之道以保其家以事其先而不怠且屬予記其說
以告來者予謂童君於是乎知本矣人有五常之性天命

也發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朋友之道天倫也天倫
之常天命之本孰從而明之易詩書春秋禮記作樂聖人
之經也聖人之經非聖人之私言也天之理也天不言而
聖人發之則猶天之言也三代以上循天之理以治天下
國家故天命立天倫正而治功成風俗淳由周之衰不知
聖人之經為可行而各以其意之所便時之所習為學百
家衆說馳騁錯亂皆足以叛經而害理間有知經之不可
廢者則又徒取其末而不求其本以為設於人而不察其
出於天人心不正天理不明而三綱九疇因以不振經之
用舍其所係豈微哉齊桓公欲取魯仲孫秋曰魯猶秉周
禮未可伐也則古者以治經與否觀國之興廢也周原伯
魯不悅學閔子馬曰學猶植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則
以學經與否觀家之存亡也經之於人其重也如此世久
不之察而童君獨知其可以善身保家首以教其子姪而
不敢忽非誠知所本其能然乎自斯民之生封君世家富
貴盛隆者亦衆矣其意莫不欲傳於無窮而卒不能者奢
恭滯盈而不能節之以礼私意盜起而未嘗正之以義也
使稍得聖人之言而守之于以治心脩身致其道德於衆
人之表優於天下可也於家乎何有童君之家雖未足與
富貴盛隆者比而以礼自飭以義自正以經學望於後人

其所以守之者有其具矣凡學乎斯者擴乎天命之微以盡性焉乎天倫之序以盡道明乎經之大用以誠其身以及乎人則為善學而不辱其先矣此童君之望而亦聖人之旨也苟徒取其末而遺其本誦其言而無益於身與家豈聖人作經之意哉亦豈童君之所望也哉

藏器軒記

無其器與有其器而不良而望用以善其事者百工之所難也今欲為室堅美之材山積於前而無規矩斧斤以治之雖有絕世之巧將安施焉使削蒿為規矩揉鉛為斧斤而命公輸成室雖假以歲月營以智力必不能有所就故

曰非其器猶無器也無器而治室且不能成况天下乎仁義禮樂治天下之器三代盛時在乎位者既皆持此器而用之又教天下之士使人各藏此器于身以備公卿大夫之選是以有位者無不知道而凡民無不學道故上下相安而成治也易及秦廢禮樂仁義而不脩盡舉三代為治之器焚之而用其剛虐私刻之法以挾制黔首猶以為未足復使黔首皆以吏為師而習其所為故方其盛時閭閻山谷之民岌岌不敢出氣及其衰也一旦發憤奮起以戕其君亦何其易哉用無其器上下相猜而不足以成治功無怪其然也自秦以後稱治者惟漢與唐其所以為雖過

於秦然或以小慈為仁或以似正為義或飾繁文以為禮
樂其器不良欲以致三代之盛終不可得矣三代聖人之
用此器也驗之於身而誠推之於家而和然後發之於政
教故人之從之者信而化之也速苟無本以行之則虛器
耳人將從之乎今 皇上有意崇古之治立學校以造海
內之士歲擇其良納之太學以教之以備公卿大夫之選
猶古之制也於是太學之秀皆奮然磨礪其器以致用自
期天台李宗魯尤其傑出者也乃以藏器名其軒豪傑之
士固有及時復古者矣况上之人方以三代之道望於士
士可不以三代之道自望其身乎後世之君臣非皆不如
古也其不足復古之治者器不善也以規矩為方員以斧
斤為斲削自三代至今無有異獨仁義禮樂不宜於今之
民哉弗行耳宗魯敏而達於為政爵祿之來不可遏矣仁
義禮樂之澤殆將被於今乎苟徒小慈似正而已矣飾乎
外而已矣任法而已矣是豈惟宗魯不為哉亦非予之所
望也

天台陳氏先祠記

天台陳氏居東哲山者為著姓其先自婺源來遷至秉彝十
餘世矣族之盛凡近百家秉彝之祖恐其族大服降其情
或離而不屬乃為祠祀始遷祖而使族人合祭以維繫其

心元末兵亂祠燬于火秉彝之父彥聖欲作新之未果而卒 國朝洪武十年秉彝以為先人之志莫可不承乃謀於堂弟集財聚工為祠於故址復以襲器不可以祭也設牢醴粢盛之器藏于祠以族人各用其物以祭為不飭也割田若干畝以供祀事請族之宗子主其祭祭必由禮而不越焉其役逾年而成其事可以傳久而無弊因趙君鼎來京師請書之今天下之禮不合於古者多矣不合於古而合人情雖聖人出不能易也人之富貴自外至者不可以必得得之不可以世守而祇祖事先之心發乎天性人之所同也烏得以自外至為之制而禁抑天性哉苟拘古之法庶人惟得祭其禰今飲與食持盃必奠執匕必祝始為飲食之人去今已遠矣今之飲食非彼為之也人猶不忘之况祖考吾之所本者吾身皆其遺體其可忘而不祀乎自漢以來民之祭已上及高祖非人不由禮也不合於人情勢不可守也孔子嘗謂繼周者有所損益其此類也夫陳氏之祠自始迂而祭群祖言乎古之禮固不盡合先王制禮之意似以為得禮之本蓋禮所以善俗而教民親睦雖作于古不足以感人心猶非古也雖不合於古於俗有益焉安知其不合於先王之意乎暴戾之夫不可以詞說化示之以父之像則淫過祖之廟則敬其法與教豈待

詞說哉出乎天性不可止也陳氏族人信盛矣合之以一祠猶一家也此祠不廢傳數百年猶旦暮也辨其親疎謹其品節不合於礼者鮮矣有可以持世變俗者極人力之至難猶得為之况為祠而善一族者乎然則興作之工雖微而可書者甚大余有志於變俗而未能者喜其事約而博因記其成且識所感焉

畸亭記

人之所得皆不能全受於天者深則遇於人者必淺合於人太甚者必無所得於天也夫聽盡乎謀而視極乎哲心通乎道而性純乎德此雖皆可能之而未必皆然以其制

於天而天不界之也於此有人焉獨若有得於斯耳也若或曠之目也若或闢之思也若或起之存也若或植之凡其舉措猷為皆若陰有以助之者而衆人不與焉謂非深有所得於天可乎夫其所得者既已卓然超乎萬物之表矣而又逐逐於衆人之後求其餘腥殘穢以自飫非惟人之從而天亦不之許矣故凡特立之士多不合於人非天欲困之也取乎天者已多其不能兼得乎人亦其勢然也自古昔以來惟聖人不常囿於勢自聖人以下多不免為人所疑勢所屈詩之亡屈原之詞為最雄故原不為當時所知為最甚在周荀况皆以文學高天下故二子皆不遇

杜子美李太白詩人之絕群拔類者也其他以道德才藝
困者甚衆夫既有得於此矣其能與彼耶負此以自珍以
為舉天下之貴者不願與易入之見知與否尚何足論莊
周謂畸於人者侔於天吾嘗有感焉會稽楊宗哲為人清
慎不苟少能為詩居太學數千人中獨以吟咏自娛不求
人知而人亦少知之者後得一官為成都衛知事成都在
西南萬里外而知事被儒服處武弁間嗜好論議宜有難
合者宗哲一寓諸詩其喜戚逸勞乖違會聚必有所述其
言簡而深淡而章往往皆君子之言也間以畸名其亭而
請予記予固畸於人之尤者也而何以記斯亭乎然夫所
志有遠近故所合有大小畸侔乎天者使心之慮身之
所出皆與天合雖困猶達也畸於人何患焉向使喪廉恥
捐道藝而求人之合縱至貴顯其辱弥大且獲罪於天矣
其如天何哉宗哲居于斯亭笑歌自樂洞觀千古果孰為
得孰為失乎孰為合而孰為畸乎尚友百世之賢豪而與
之俱則夫畸於人也俄頃之間而合於天者不可以數計
其畸也烏知其非合之大乎

記

龜岩隱居記

山岳川流霞雲草木流峙卷舒榮頽之態變化至無窮盡也然咸出天地自然之理使身居其所目寓其象以充大其德業以蛻濯污垢以通乎出處消長隱微而不謬乎理則山川雲木固為人學道之助及道之既成也亦可謂無負於此矣苟為不然則蘄然而高者山也湛然而潔者川也朝歛夕舒春榮秋頽者雲霞草木也而渺然居處乎其間者曰人耳果何預於己之損益哉余少也好遊每遇夫

名山秀川之寓乎目而樂乎心者輒左右瞻眺思見夫學道之人觀其所得之淺深以勗乎已之不逮恨其人不槩見而重密林多為龐僧野叟之所窟宅欲以半畝之宮棲息於寬閒之境造物者亦靳而不之與豈吾道不賴乎外物而自成乎許君士脩有道士也其從父弟曰士成隱居于寧海縣治東南三十里之九灣山一日循西行二里許山趾得翠石高大徑數丈若巨龜出曝於江渚之上石旁土田衍沃可耕而山勢亢爽風氣固密初無築室于茲者士成顧而異之曰吾所居雖與山俱而喧雜隘豈天偶以此遺予乎因以貲購石旁之地立屋數間而謂之龜岩隱居間見予輒請記夫士成豈果為隱者哉觀山於良則當審夫時止時行之義觀水於坎則當識夫常德行習教事之象觀屯於雲雷而以之經綸觀升於木以之積順德之高大他日得出處之宜以其所畜及乎人而不匱者非士成也耶吾聞道之大原具於易而龜列於四靈士成沉靜好易或隱或不隱灼石龜而卜焉殆必有得矣予何足以知之

遊清泉山記

環寧海之山多可遊惟清泉山去邑為最近壬戌秋九月有九日余抵邑中與予友善者欲偕予遊求其近而易至

者莫宜於清泉於是携琴命觴而往登焉出西郭百餘步折而北山阜隆起無崇林鉅壑峭異之觀彌望皆白茅叢生作花紛若鷺羽躡而升潤滑不可停足群奮相先至其脊有怪石二半陷于土蘚深碧色鱗生其上班班可玩遂列坐石旁道古今事以為樂久之復循脊西行冷風自西山來衣袂褰然飄舉不可進就其窪止而琴琴音與風聲相和抑揚徐疾琮琤澎湃心融融如有得起而四顧落日與山當東北雲氣中海濤際天日光倒射海上灩耀難正視乃之山北草舍飲酒飲已琴重作日暮始歸莫不動容愜意以為茲遊信樂也而予獨有感焉邑之名山十百於

清泉者衆矣然遊者之跡罕至縱偶登之手疲於扳援而趾病於踐履苟未窺其奧美之所徒厭其勞而不知其為可樂也是山較崇卑於彼固有所不敵而遊者必至至必樂之而歸豈非高遠者難悅於時俗而卑近易至者乃為常情所喜乎然人於高遠誠得其奧美而樂之則其樂有不可既者世顧莫肯自至而每用心於卑且近者何也以易至者為是樂夫豈天下之真樂也哉而予於此遊也豈不足為學道之戒也哉同予遊者凡八人揚汝器王脩德盧希魯揚文遇章彥璞龔彥佐林嘉猷暨脩德之甥應賢文遇善琴云

希董堂記

祿位高乎人者可以耀一時而不足以傳百世道德備乎身者可以傳千古而不足以貴當時有志之士將安所取則哉吾之所受於天者推之可以澤天下垂之可以法無窮非特可徵利達也使富貴而事功昭乎時福澤加乎民君子固有取焉苟徒祿位而已矣則君子奚取乎是漢儒為公卿者多矣公孫弘之寵祿終身常賢之父子相繼孔光胡廣之壽考皆當時所指說稱頌以為善保富貴者千載之後雖庸人孺子皆知輕賤之董仲舒在武帝時最為不遇屢遭有力者擯斥不得立朝廷而周旋藩國以仁義

道德匡正至今尊其學術以為聖賢之徒士之善尚友者無喜引以自望則夫人之真可貴者果安在哉世方汲汲於後世之所賤而不及汲於後世之所慕非其甚感歎若吾秦府長史茅侯大方其所謂善尚友者歟茅侯有學行為淮南學者師考績入朝天子召對而悅之擢為大國輔臣且勉以董子輔相之業賜賚期待者甚寵後以為布衣而受隆遇懼無以稱聖天子眷知之恩諫爭彌綸得大臣體未踰年秦國稱治因大書揭其正堂曰希董之堂以章聖訓且著其志云茅侯為人敦大和雅不亢不諂其於正誼明道之言深有得焉蓋闡董子之風而興起者然

董子不為人主所知其出事藩國多遇驕王故匡正為甚
難今茅侯之仕也 天子嘉其能賢王重其德從容規諷
內外推服其所遇於是過董子遠矣雖然劉向嘗稱董子
謂伊呂不能過蓋惜其不得盡行其道也使董子而得大
位其可慕者豈不愈多哉蓋祿位者小人得之則彌貴而
彌辱賢者處之則彌貴而彌光賢者非以位而貴也道施
於人被其澤者衆故其譽聞益賢也今茅侯以盛年逢盛
時志意偉然才氣傑然焉知其位不過於董子哉得董子
所不得之位而行董子所欲行之道使天下後世有慕焉
則侯為善學古人而不負 天子之訓矣

直內齋記

人之受於天者均也聖人與天同德而衆人至於與物為
徒可不知其故哉於此有象焉其發源同其潔瑩甘美同
其一注之金玉之器而度之罍之塵壙無自而侵則其明
可以察毫髮其味可以薦鬼神與其發源之初無以異其
一入乎淤泥積滄之溝牛馬之所踐鳧鷖之所浴穢汚之
所集而莫或藩捍澄治之則雖欲不異乎其初弗可致矣
聖人之質金玉之器也而又以禮為度以敬為罍持之以
兢兢之畏守之以翼翼之恭是以前中心渾全無所虧蝕
其德即天德也其道即天道也其語默進退出處久速舉

措設張後乎天者不違乎天而先乎時者天不能違也故
聖人之質既美而又有自新之具其能合乎天者豈偶然
哉若夫常人其質固已不美矣天理之所在嗜好汨之於
內利害鉢之於外聲色臭味爵祿名勢所以穢汚之者非
一端而又重之以怠肆故之以邪僻彼安能復同於天而
不變其始哉其與物相去不能分寸者不知自新之學故
也夫聖人之與庸人其質之不侔固有由然矣使衆人亦
以聖人自新者始其心而加謹焉雖未至於聖其有不至
於君子者乎此予於會稽張君道之名齋而喜其有志也
張君之質過衆人遠甚而好學慕古道取孔子釋坤六二

之言以直內為齋居之名夫敬為復善去惡之機天理之
所由存人欲之所由消也故人能一主乎敬突奧之間儼
乎若上帝之臨造次之頃凜乎若珪璧之奉安思邪慮罔
或萌孽其中而皆發於義也以之事父則盡乎孝而非欲
人稱己之孝而為之也以之事君則致其忠而非願乎富
貴華寵而為之也操之而不失則內直內直則方外者在
是而聖人之天德可庶幾而至矣故曰直方大不習無不
利則不疑其所行也學而至於不疑其所行非幾於聖而
能之乎嗟夫夫人皆可以與天同德而不知主敬以明善
斯有志者之所以為難能歟若張君者獨能取古人之學

以自勉非有志而能然歟予也固志乎道而未至者焉得不與君言之而且以自警也歟

菊趣軒記

人之嗜乎物者必有樂乎物樂焉而弗厭非深有所得乎物之趣者不能也好權者之於位慕利者之於財竭思慮殫歲年孜孜求之而不止彼其為趣亦有所樂矣而曠達之士以為非孟嘉之於酒阮孚之於屐支遁之於馬舉世之所尚者不足以易其好其所得之趣亦可謂深矣而高潔之士未免以其所樂者為累蓋人之心不可繫於一物苟有所繫而不能釋雖逸少之於書元凱之於左傳李賀賈

之於詩當其趣之自得以為雖萬物莫能易及其流於玩物而喪其天趣則與好世俗之微物者無以異惟君子之知道者則不然在我之天趣可以會乎物之趣已有以自樂而不資物以為樂召公之卷阿曾點之舞雩是曷嘗有聲色臭味之可以適乎情而快乎體哉縱目之頃悠然有會乎心志已以觀物忘物以觀道凡有形乎兩間者皆吾樂也皆有趣也而吾心未嘗留滯于一物也夫是之謂得手天趣後之士知聖賢君子之樂者蓋有矣吾嘗於陶淵明有取焉淵明好琴而琴無絃曰但得琴中趣雖無音可也嗟乎琴之樂於衆人者以其音耳淵明并其絃而忘

之此豈玩於物而待於外者哉蓋必如是而後可以為善
用物會稽張公思齊氣清而志美好學有長材少喜淵明
之為人營別業于玉芝山中種菊釀秫名其居為菊趣軒
及遇 聖天子擢為陝西布政司左叅政去林壑而處公
署之崇嚴觀園林之靚麗無復隱居之適矣猶揭菊趣之
名不変或者疑之予以為琴而無絃猶不害淵明琴中之
趣公苟得菊之趣豈間身之隱顯與菊之有無哉菊之為
物揚英發秀於風霜凜凜之際有類乎盛德之士不為時
俗所変服之可以引年於澤物濟世之功又有類焉公之
趣誠有得乎此處富貴而弗盈臨事變而不懼御繁劇而
不亂推其所得者于政使數千里之民樂生循禮躋乎仁
壽之域則公之樂果有出於菊之外者矣夫樂止夫物之
內者其樂淺樂超乎物之表者其樂深淵明之屬意於菊
其意不在菊也寓菊以舒其情耳樂乎物而不玩物故其
樂全得乎物之趣而不損己之天趣故其用周嘗試登公
之軒誦淵明之遺言而縱談古人之所樂則夫淵明之趣
果屬之公乎屬之我乎尚幸有以語我哉

後樂堂記

慮周乎當世然後可以任天下之事德施乎衆庶然後可
以同天下之樂所知不過乎一時所識識一作謀不出乎一身者

其不為國家之禍者幾希古昔豪傑之士居乎窮廬陋巷之中布衣蔬食不足以自給而深思生民安危之由政教得失之故古今治亂之原而為之營度計畫汲汲若謀其私彼豈不欲自逸而過為是憂勞也哉蓋天之授人以才智非欲其自謀一身而已固將望之補天道之所不能助生民之所不及焉爾是以伊尹方處畎畝而以覺斯民自任顏淵飲水飢餓而論為邦孟子轍環四方每以先王之道告世之有力者誠知所受者大所任者重不敢棄當世而負乎天也故得志則澤被于四海不得志則功流于後世其德業聲號愈遠而彌張若夫鄙夫則不然利乎身而

忘乎人適乎今而不顧其後當其得所願而處大位肆於民上自謂可以無憂而不知無德及人終亦不能保其樂也予求士於今世不歸乎此者鮮矣若河南右叅議董公安常其聞聖賢之風而興起者乎公世居燕之宛平自為儒生處山林間服布褐而茹藜粟已懷憂民之心及元亡而國朝有天下公以薦入朝為資善大夫事懿文皇太子其所陳說多忠厚之言 皇上聞而善之超遷左春坊大學士會東宮晏駕俄出治河南盡心於民事民有所未安若疾在肢體政有所未宜若災在旦夕草封事數千言上于闕下而名其退食思政之堂曰後樂之堂蓋取范公希

丈之言以著其志焉世之居大任者多矣以家未富祿未厚所欲未盡得為憂者常有之憂其職之難稱者無有也不惟憂其職而以斯民為憂者尤無有也未得位則思位之可樂幸而得位則惟恐樂之未極孰有如范公之不忘天下而憂樂為民者乎又孰有如公之慕聖賢者乎范公之學術與顏孟未必同也而憂民之心同公今之學術與范公未必類也而憂民之心亦同公之過於人豈不遠矣哉雖然范公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然則世未臻於唐虞三代則君子將無斯須之樂邪子觀公天質篤厚充養有素溫粹之氣溢于笑言其中蓋有足樂者乎有以自樂而莫能施之于人此公之所以憂乎使處大位者皆能知公之所樂而效公之所憂斯民或者其有瘳乎

蘿月山房記

處焉而樂者不知慕焉而樂之之深也人之常情久則玩玩則厭心生慕則好好則樂心生苟有天下至美之物心一厭焉則雖貴而必賤溥熬擣珎世之美味也使常食者言之未必識其為至美虞韶象武世之美音也使常聽者聆之未必知其為善樂是以富貴者不知祿位之可樂而貧賤者慕焉山林之士不知幽寂之境之為高而富貴者思焉然以貧賤而慕富貴則為鄙以富貴而慕山林則為

達其於外慕一也而賢否異焉者蓋無欲而貧賤猶不失
為善人無道而富貴其為不幸也夫世之賢士多喜林
壑之趣而忘乎爵位之為崇其亦有以也哉廣海何茂先
資敏而文年少而奇其尊府當華時識真主於龍戰之
頃遣使迎降所守十餘州不血一刃而歸職方其有功于
朝廷甚偉用是歷大藩者二十年遂剖符與諸徹侯等茂
先生長於富貴之中是未嘗履丘壑目未嘗覩林嶺性雅
好學蕭然有出塵之姿其言論詩章若林居澗飲追雲月
而遺氛垢者之所為絕刮去軒裳綺紈態號其南門賜第
讀書之室曰蘿月山房取杜子美過何將軍山林詩語也

室之內外環以法書名畫奇石靈草在輦轂之下而有蘿
浮衡麓間意聲利之人從之遊莫不自失也夫辟蘿之月
隱居之士夫孰不見而未嘗知其趣茂先以之名一室而
坐移崇山密林于戶牖之下欣然而樂忘乎富貴之可羨
是果曷為而致此哉蓋其天資近道超乎世俗之表宜其
不為勢位所動也然心可樂乎物而不可溺乎物苟得其
樂而不為物所溺雖祿位不足為累苟溺於所好而不能
樂其趣雖林泉之清亦足為役志之具而已故士果有以
超乎萬物則萬物皆為我用無以過乎物則一心將為萬
物役聖賢之學所以貴乎窮理盡性使此心浩乎與天地

同體故處富貴而不足遇貧約而不歎臨大故斷大事而不懾若是則利祿不能使之汚山林不能為之清出處隱顯將無所不宜茂先之賢倘有意於是乎果出於是則雖子美復起而為茂先言不能以有加矣而予也何足與聞之

孝思堂記

人子之道養其親固難而莫難於顯其親顯其親固難而尤莫難乎安其親安其親難矣而惟壽其親者為尤難也自庶人以上滑甘膳美之品纖麗溫潔之服孰不知奉乎父母然而顏色之或少違志意之有未誠愛敬之心一有

不至則不足為善養幸而事養無所戾然不能脩德以顯其身使父母之聲譽不彰徹于當世生無以異於衆庶沒無以豐其祭祀則親與已皆未能無所憾或致身於貴富俾親得享其光榮矣苟才不克勝乎位善無以及乎人貽謗取侮而恒懼乎危辱之臻則亦未得為孝也其或富貴而親安之矣勢位可以耀當時而名節不足傳後世則親之令名不能垂乎悠久君子猶病焉故孝子事親之心無窮而其道亦無窮養而能顯顯而能安安而能壽其親於永存庶幾君子之所願而可以盡孝思之心乎成都王侯履道少喪父其母夫人賢而知教納之于庠序俾就學既

而遂登朝為御史由御史為河南按察司僉事而母夫人固無恙履道迎就官所朝夕率婦子侍側怡愉順適僚友稱孝焉因扁其正堂曰孝思以著其志夫人恒難乎養而履道有祿以具肥甘供表薦莫難乎顯親而履道入朝則易冠立柱下執憲度以肅百僚出涖大藩則綉衣持斧按行所部糾枉而旌直吏二千石以下奔走拜伏惟恐或後窮閭下邑數千里之民莫不想望其風來而思其家世之過人不謂之能顯親可乎然則履道之所宜思者在乎安其親之心壽其親之名而已國之所尚者公廡而持之以無欲民之所思者不擾而行之以寬惠邪墨者無所貸而

柔慮者無所究則可以悅乎親矣一念之所出一行之所施不惟欲徇乎已而必欲合乎天不惟欲同乎人而必欲當乎理使稱仁人孝子者必歸焉則已之名可傳親之名亦因以不朽矣能如是豈非孝思之大者乎履道家乎蜀蜀之士若司馬相如楊雄雖能顯其親於無窮而德不足李今伯以孝稱于後世而君子不能無憾可以當仁人孝子而無愧者惟諸葛武侯張敬夫為然斯二賢者皆百世之士也人不以百世之士自期則其所思者不遠矣履道好古而文篤行而溫他日致其身為名臣以不忘其親使天下後世因孝思之堂誦履道之德其尚有考於吾言也

夫

桂軒記

物固有不用之用朱草醴泉不可以醉飽麒麟騶虞不可以服箱而可以為治世之瑞惟木也亦然其幹可以材其實可以食者莫過於魄旄豫樟橘柚之屬而桂不與焉然四時之木為人所愛聞其芳香而慕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凡物之可貴豈特以其用乎昔之君子蓋有以才藝自奮立事功於天下者有居環堵之室未嘗有為而人望其風烈不敢叱咤於其鄉斯民陰受其利者蓋以智謀才技之勞馳騁而易見道德之士深微而難知亦猶桂之為物

非幽人靜士不知其可愛也吾鄉之族葛氏為盛葛氏有曰養心者志尚脩潔所居之庭有古桂因以桂題其軒而屬予記之予嘗觀夫天地之間而察萬物之性桂蓋植物之傑異者閱歲寒歷冰雪而不渝其剛於松柏而無馨香可悅彼鮮姿秀色可以悅人而有馨香之美莫盛於荷菊蘭菹而不能禦風霜之變惟桂也當草木搖落之時發陰陽高潔之氣芬郁旁達圍數十里而不為寒燠之所休誘可謂兼二者而獨全矣世之為士者才藝有餘或不足於履患難之節操守動以正動以正或不能為當世所好慕道德充諸中文章言語著乎外使人望而常慕之而能不變

節於夷險有類乎桂者世寧得見斯人乎養心知好乎桂則於人亦必知所尚矣幸審求之有若予之所稱者則以告我予將友之

宜隱軒記

洪武九年余遇鄭君好義于京師是時天子方以災變求言天下御史用深文致無罪守相數十百人于獄議者寃之君曰此寧不足言耶即草封事詣丞相願得召對言狀丞相問所言云何君抗色曰吾將見上言事丞相何問焉丞相怒奏抵君罪君慷慨不少屈辨說天下事激昂奇壯言動朝廷聞其名者皆稱君為奇士予亦服君之才

以為且將立功名當世憂患不能沮之也後予遊學于外不與君相聞者甚久前年君歸自江淮予往訪焉視其貌加充聽其言若不忍出口語及前事則深自悔咎曰學未知道而多言此吾過也取聖賢經傳窮旦暮攻習發其理而考諸躬行粹然若循繩墨而蹈規矩非復昔日鄭君也予愈服之乃知昔之知鄭君者特其棄餘而君不予鄙也顧以所居宜隱之軒屬予記凡物有所宜者必有所短舟宜於川而不宜於陸騏驥宜於致遠而不宜於服田偏於用也神龍乘風雲吐雷電下上八極而困蟄於玄冬與蛙蟻等局於時也惟人亦然辨士宜於戰鬪之際而居平世

不如庸人爲獲任鄙宜於尚力之主而折旋尊俎之間手足無所可用拘於技也孟公綽宜於爲宰而短於治劇黃霸治郡則宜而爲相則損才各有所便也若夫爲聖賢之學者脩之於身也無不具而見之於用也無不能豈果有所宜與否哉其仕也隱之道行其隱也仕之用存不違俗以爲高不同世以求合用舍進退皆安之而不顧夫是之謂君子鄭君之學得於聖賢者美矣豈宜於隱而不良於行乎昔之見君也未越十年而君之所得過於昔之所見也多矣自茲以往使益進於道烏知無大異於今者而其宜於隱也庸知非宜於仕之端乎人之常情不能安於藜藿則不能享八珍之奉服䟽布而厭者其衣文綉也必駭未有濫於貧約而可處富貴以免禍者故有慕利祿之心者死於貧賤者也隱居自得而樂之不厭者功名富貴之人也

默山精舍記

余年十七八侍先君守濟寧壽昌胡君朝翰自太學來分教魯諸生余時與之往來甚熟朝翰能爲詩執筆作行草書蜿蜒滿紙余私敬愛之後余先君捐館執喪歸天台聞朝翰亦丁內艱去不獲見及旣除喪服至京師朝翰來訪逆旅追計昔日相見時已五年朝翰貌加老與之語舊故

各悚然不自勝余謂朝翰今內外仕者多出太學子亦將
仕乎朝翰曰仕不仕有命非我所敢知我家壽昌有默山
最勝吾祖宋校書君楚材嘗歸老于此某思結屋其旁讀
書著文以自娛第未果歸耳屋成名之為默山精舍子必
為我記之予曰子倘歸予記未晚既而朝翰每見必以為
吾言且曰子第為記歸與否不在子也乃告之曰仕與隱
皆非君子之所樂也樂得其道焉耳古之人有居輔相之
位而色憂者矣有飯蔬飲水而充焉自得者矣豈以仕與
隱為樂哉仕而得行其道可樂也隱而不失其義亦可樂
也故樂在乎道矣以窮達論哉苟無其道而樂居乎位是
以祿也不以其道而自肆於隱是盜名也故君子未嘗志
乎仕亦未嘗志乎隱而惟其道之脩不志乎仕而卒然居
乎位則人信之曰是不為仕也為行道也則其道之化人
也速不期隱而隱則人信之曰是將為隱也知其道之不
可行也則人服其行而莫敢非之然則子之不汲汲於仕
者是矣而何以眷眷於默山哉且人之榮辱貴賤有命惟
君子能不以之為喜戚而脩其在我者以勝之子不見魯
之陋巷乎當顏子之處乎此無一命之爵一金之祿以榮
貴其身而今越千載雖野人婦女皆敬而仰之非以其道
德之勝耶語當時之爵祿崇行者季孟陽貨之流勝於顏

子遠矣而今尚有識其故居者乎子誠能脩乎在己者他日仕則以施諸人歸而隱則以善其身而名于後世使後世之人指默山之精舍若魯人之仰陋巷然而予之言亦以子而傳不亦善耶

全樂齋記

心無媿戚慕然而樂者樂乎天資於物而後樂者樂乎人天下之物未嘗無可樂也以無可樂而徒資於外物則其樂也有時而窮而吾樂之也有時而厭崇華侈泰妖姘珍怪之於目繁聲遠調之於耳肥堅安養之於身可以樂亦可以悲衆人樂之而君子笑之君子之所樂全其受於天者而不以人偽參之索之極其明踐之極其誠持而行之至於久而不息則天地之運寒暑之迹萬物之情皆吾樂也豈若資於外者之淺乎彼快然適意自以為樂者可樂之具接於前則以為舉世之樂莫能敵及靜思而熟念之凡其所樂者皆可慚慙悔恨也庸有一息之樂哉古之聖賢窮日之力常若不及者求其固有之樂而已不以窮達動其中也不以窮達變其樂斯樂之至者乎浦陽黃君資安脩潔而知義處一室布衣蔬食若無以自適而心獨樂之名其所居曰全樂而屬余以記凡人心有所樂口未必能言也况君之樂而余能言之乎然天下之道同也古今

之性同也余探乎千載之上而求之舜之鼓琴顏子之簞
瓢魯皙之遊詠會乎吾心者如出於吾心也况於君乎余
試與君登浦汭之高丘而望之樂且悴者何為也感乎吾
耳者何声也晦明燠寒行乎兩間而無窮者何氣也流而
逝峙而列者孰使之然也蒼乎其退者誰為
之宰也君請為余言之余當援琴而鼓之君之樂即吾之
樂也吾之樂與舜顏子魯皙之樂將有同乎無同乎人之
樂乎天之樂乎君必知之矣余烏足與聞之

傳經齋記

世之稱治者二帝三王而已其詳不可得而知宏綱大法
所以相傳而不泯者惟群經之存是賴然安在其不泯也
經者治天下之具也豈直文辭云爾哉自秦火之餘老儒
碩生補緝扶衛專門殊軌授諸其徒所從事者止乎訓解
辨義至於輔世善俗之道蔑如也由是世之君臣指經為
浮言而英才雄辨之士顧棄去不業而一攻乎文辭之學
帝王之道頽然墜地而生民亦大困矣嗚呼聖人之經豈
固如是乎如是者非經之失也傳之者無其師受道者非
其人也其少則嗜學竊有志於斯道自從先公學經匪聖
人之言不敢存於心匪生民之利善無所用其情恨未及
卒業而中丁憂患近年始就太史公學於浦陽然後知經

之道為大而唐虞之治不難致也知古今之無二法而世
之言學者果不足以為學也蓋太史公受諸經於聞人君
夢吉吳萊先生黃文獻公潛出而侍從帷幄輔導儲后雖
未嘗得佐治之位以盡其設施然所陳說皆二帝三王之
道其功德陰被乎生民者厚矣及致其事而居于家以開
淑來者為志雖某之鄙陋亦得與聞斯道微之於性命之
理明之於禮樂刑政之要苟有得者無不以言某雖非其
人不足以承其緒然安敢忘所自哉經之無用於世者二
千餘年矣某竊嘗痛焉苟知之而不得用於世者天也身
尊顯而不以行者不仁也謂時君不能行者不忠也謂斯
人不可以道化者至愚也謂諸經為不足法者不知為學
者也其既幸知之矣倘或有得乎天而見於世自茲以往
皆公之賜也其敢忘乎其敢多讓乎於是名受業之齋曰
傳經以志其所始

集義齋記

金華劉君剛其字為養浩既學於太史公復名其齋曰集
義以余得綴同門之後曰願有聞也嗚呼養浩不猶古之
道乎古之君子加之卿相而不喜予之萬鍾而不驕臨之
患難而不怵困之貧賤而不憂者其志剛其氣充也人之
有是氣也猶地之有水然地孰無水也而或梗之或涇之

闕之使其不得行塞其原使其無所資則不足以為水矣
浚其源欲其深防其畔勿使其渙節而疏之順其性而導
之雖界天下而達于海可也君子之養氣非能兼取於人
也能自充之而已充之之道無他能循乎理而已矣俯仰
於天地而無愧質於鬼神而無疑徵於聖賢之道而與之
符而況於斯世乎世之所取吾不取也世之所予吾不予
也世之所以為輕重榮辱者吾未必以為輕重榮辱也吾
知有道存焉耳吾何憚彼哉故夫卿相之加萬鍾之賜得
以行吾道世之幸也吾何喜而驕之有患難之臨貧賤之
困不得以行吾道世之不幸也吾何怵而憂之有此集義

亦充之說而古君子之為學也今之人則不然得金庾之
祿則以夸于衆有一命之爵則喜而以為榮患難臨之則
戚戚不能生貧賤困之則怨天而尤人若是者非它氣不
充而義不明也不明乎義是非利害蔽其方寸之心聞叱
咤之聲則汗出而頰變頰雖不欲畏於人得乎比之於古
之君子其能無怍乎然其始非有異也自致之尔有志乎
學者而可不自審歟養浩之為學有年矣其於君子之道
必有聞矣且又博學而能文辭占氣之充否者文辭莫近
焉養浩日處乎斯齋而思其名若字又占之於文辭而日
驗之則不出戶而得之矣雖予之言亦何足為養浩輕重

哉

好古齋記

余遊太史公之門東陽葛君信亦以其業來學瞻其儀觀
 若有志古人者叩其言好舉易詩書尋出其文數十篇皆
 存去時俗語已而視其文之目則題曰好古齋余異而問
 之曰君何古之取乎夫宓犧氏之前世之所謂上古也三
 代之間世之所謂中古也秦漢以降世之所謂下古也上
 古吾無徵焉耳下古吾無徵徵作職焉耳君之所好者其中
 古乎中古之今之世無隨疑焉君生乎今之世所好
 於中古者果何道乎自夫鉅者而言斯民之生也置連師

諸侯以治之為阡陌立井田以均之學校以教之禮樂以
 薰之而今之存者鮮矣為州閭隣里之法以洽其情為鄉
 飲鄉射之法以勉其怠為冠昏喪祭之法以厚其倫而今
 之行者寡矣君之所好將在茲乎君曰吾無位奚敢過計
 願近之余曰古之農耕焉而足食古之商稱物而求直古
 之工任力而求報今也或嬉懈以困其生或騰價以取乎
 人或窳其器以欺世或不執三者之業異乎先王之教而
 肆然衣食於其間是以古之民也富今之民也貧古之俗
 也美今之俗也薄而君之所好將在斯乎君曰是亦非我
 所能為也願近之余曰古之為士者冠員而履方上衣而

下裳長紳委前利劍佩後容臭珥璜備乎左右今也加乎
元者方其隅納乎是者銳其首小袂斜裾束絲繫脅俯仰
無和平之音進退無從容之度拜則軒其尻趨則頓其步
而與古異矣而君之好乎古豈謂是歟君曰服之不衷久
矣然王制也吾何敢違用今之服行古之禮可也願後近
之予曰古之為學者豈務他哉務明乎倫理而已故事君
有言責者盡其言有事任者赴其功臨敵致其勇履難奮
其忠事父母而竭其孝兄弟焉而竭其愛妻子焉而別且
慈朋友焉而誠信不欺君之好古將謂是歟君曰斯人之
常行也不敏不勉抑願聞其餘予曰古之人脩其業善其
身而已未嘗有求於世也及其譽聞既廣其君舉而加諸
位其心戚然若不敢安遑遑然思推其澤於斯民若益稷
伊傅之流是也今則不然脩其業以自鬻于人及既得位
則棄所學以富貴其身是以功名之見於世者寔少矣君
豈謂是歟君曰此立功之說聞君子有立言者奚若予曰
古之立言者豈以文辭哉亦明其道而已道明矣思覺後
世之人故不得已而載之言其言出而為經作萬世之程
周衰秦漢間處士說客不知道術各以其臆見為書偏曲
詭激君子羞稱之然其辭有足取者至于今并失之矣而
君之好其謂此乎君曰此吾志也盡之矣謹聞誨矣予曰

雖然此皆以物而言也以物而觀誠有古今之異君盍思夫道充天地亘古今一而已矣堯舜禹湯文武盡之以為君益稷伊傅周公盡之以為臣孔子盡之以為聖顏回曾參踐之以為賢盜跖遺之以暴桀紂遂之以亡是道也不以富貴而加不以貧賤而損不以古而興不以今而隕誠反而求之自有

太極

具於吾心古孰甚焉

躬而行之達則兼善天下窮之獨善其身古之人皆然余亦有志於古凡井田封建之法三代之大典未嘗不究而知之思而欲行之不敢以今之人自視也而君好古之道言貌文辭皆類乎古則亦古之人也行將造君而質焉君

然請書以為記

尚友齋記

生乎今之世以舉世之人為不足必求士於千載之上而友之其待已不亦太重而視人不亦太輕乎非然也顧在我者何如耳我誠庸人也雖同閭共巷之人皆我所畏我安敢友之我誠賢也我誠有道也雖空天下無一人視千載如一時可也吾安可不友乎古之人是故昔者孔子自擬文王孟子羞比管仲而願學孔子斯一聖一賢其自知也明故其自許者當歷百世而無異詞苟不度其能而過於自許若司馬遷之比仲尼石勒之卑光武言未出口而

人且竊笑之矣將孰信耶雖然此要其終而言耳學者之
立志則異乎是古今一理也智與愚一性也能窮理而盡
性雖即吾身為孔孟可也雖上取孔孟而期友之亦可也
况餘人乎浦陽黃君仲昭年二十餘好學而警敏嘗以尚
友名其齋浦陽萬家邑也其業儒者亦衆矣仲昭雖賢豈
無一人可與仲昭友者乎又推之於一郡又推之澗水之
東其民益衆如仲昭者宜亦多矣又推之於大江之南極
其廣而至天下豈盡無如仲昭之賢者乎仲昭皆不之求
而遽取古之人以為友或者固不能無疑然而仲昭之志
則可尚也古之聖賢曷嘗以衆人待其身哉世衰俗降士
不知所立志視古之人如鬼神異物然以為非人所能及
間有以古人自望者輒指笑以為狂嗟乎今人啜粟衣帛
莫不與古人同至於古人之道則自賤其身而不敢畧效
之不亦愚乎仲昭之於人余雖不足知然斯志則古人之
志也是可以尚友矣顧未知仲昭所願友者何人尔古之
人有賢有不賢其道有至有不至仲昭取其賢且至者以
為友而以其不賢者自懲則凡用書之所具孰非仲昭之
友乎子頗有志於古以為伊尹周公皆所當友者每為人
所指笑喜仲昭之似吾志故為之記若夫古人學術政事
之懿道德仁義之說尚當與仲昭講之

學士亭記

賢哲之處世爲可以跡論哉當草昧之時世衰道替抱經綸之志而不得施安能舒暢其心神流浹其情志乎故或放迹於江海或養操於山林求遺忘累之士而與之遊其意非求其道也蓋寓迹於物耳苟徇迹而論之豈足以知賢哲之用心哉當元至正中有大儒先生太史公出於金華以道德性命濟世之畧爲學學成而四方兵起天下大亂公知莫如何往來山水間著書以自娛時烏傷聖壽寺有千岩大師者磊落善談論喜與吾儒遊公時時過與之語輒連日夜不休當其適意時或携筇屐崇嶺看雲起石床聽泉瀑声久則大笑而別別已復會人見其然以爲公樂聞其道豈知公者哉及乎真人御極僭乱平而四海定公應聘而起居朝廷者十有九年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年六十有八致其政而歸於是大師亦寂已

久矣而龍門海禪師復主聖壽以爲斯寺公之所曾遊也乃以洪武八年某月作學士亭於寺之南名以公官亭爲公而作也海師以某從公學俾記其事其惟昔之賢者與方外交若陶彭澤之於惠遠周元公之於常摠歐陽文忠公之於居訥者有矣彭澤惟虎溪一笑元公以鸞名溪以青松名社然不聞有所創造也文忠旣去而寺僧某作亭

其寺以公別號名之曰六一亭矣然亭作於身後文忠不
及見也今海師時公之還而作亭亭成而公氣彊體康肩
輿觀覽乎其中此固古之所無而今之所僅有者也其安
可無述然六一亭之作文忠之門人蘇長公實記其事其
文傳故其事著其賤且駸何敢僭冒以汗偉跡哉雖然公
之跡後必有知不待斯文文以道公之志某固不得而辭也

歲用齋記

今之人不如古豈惟資於天者不足哉亦急於用而凝
道之功耳古之君子質既美矣其心未以為美也又磨之
以學學非徒學也必務得乎道道或有得矣其心未以為
足也又歲之而不暴乎外積之而不計其勞察天下之理
既熟矣復不求用於人試之於鄉黨徵之乎往昔綜核其
條理考論其先德既成矣一旦出而居乎位故沛然發之
而有餘秩然施之而合宜小之化郡國大之佐朝廷功業
著乎生民勳績流而長存其歲畜愈久故用之愈章也今
之人以恒衆之資恃其偏私之智而不學縱學矣不本乎
聖人之道無有得於心而徒竊邪說曲辨以濟其無用之
材其材固弗足用也其心不自揣度夸奇逞能謬飾虛言
以撼祿位不能致則終身奔走乎道塗歿死而不顧及乎
置諸位叩其詳而忸怩責其效而無所施大焉則亂政小

焉則賊民世嘗謂今之人不如古而豈知其學之無道哉
之無素之所致哉然若是者非其父師之弛教則自棄其
身耳苟學焉未有不至者也浦江之陽有禮義家曰鄭氏
有師曰金華太史公公禮義其質也而公又善教故其子
弟皆賢而有曰叔器者又賢公嘗以歲用名其齋欲其後
於用也叔器魁然有美質好學而近道有可用之材而不
自露固異今之所云矣予不敢以今之人望之也故告之
以古君子之道在叔器之自取焉或謂截用乃易上繫語
彼論天地之功用殆非命名意也

種學齋記

農之於田君子之於學其貴賤雖不同力至則獲多心專
則功博其道類也然而山澤之農勞苦而常貧原隰之農
逸暇而富足此限於地勢者然也農之良者能以力勝之
惰者地雖美不能為美焉蓋良農之治田也先時而藝倍
力而培早作而夜不休垂成而志愈勸竭三時之力棄百
事而不顧故土雖瘠而獲豐歲雖凶而不飢惰者不然藝
則後於衆培則失其時貪休而嗜逸坐視人之勞而弗思
及其將熟則礪錢轉以趨之其土非不美也而力之不至
則有不可恃者矣故豐歲而常飢凶年而離散此則在乎
人之為也然用力之中有不同焉五穀穀之善者也或者

棄去不植而惟穊稗焉是藝穊稗歲山土曠而暫植之可也藉之以為常用力雖勞而與惰者無幾矣不亦過歟夫學也何以異乎是人之資稟智愚之殊猶地之美惡然周公孔子之道五穀之種也賢智之資學之而易入固非愚者所及或恃焉而不加脩則歸於愚矣愚昧之人質固下也苟能兼攻而勇致之其有弗至於道者乎斯道也近之化一家遠之濟天下不可一日忘也或者病其難而事乎老佛名法之教其始非不足觀也而不可以用用之脩身則德隳用之治家則倫亂用之於國於天下則毒乎生民是猶穊稗之農也學之蠢者也用力雖勞而不可入乎道

也此農之有似乎學而鄭君叔度旨乎韓氏種學之言以名其齋者欤夫叔度禮義之冑也而質過乎人生七齡而誦周公孔子之言今二十年矣田固美也生乎名冑又加美也學之早藝之先乎人也惟周公孔子焉學學之得其道也夫如是在乎加之不息耳累仁集義以培其本明六藝之文以暢其支疏之剔之惟恐邪穢之萌也扶之翼之欲其日盛而月長也涵之欲其深煦之欲其明引而程之欲其自強而不倦道之成也孰禦既成矣歛焉其若虛眇焉如不及皇皇焉思與人共之足乎已而循乎天用則被乎生民矣不用亦不失今名豈非種學之善者哉不然則

鹵莽尔滅裂尔非吾之所謂學矣而與學之蠢者俱矣噫
非叔度之賢斯言也吾將誰告歟

茹荼齋記

予生七齡而喪母夫人又五年而繼母復卒又七年先公
奄捐館舍蓋二十而丁三艱質素薄苦多病重之以悲哀
割心摧臍殆不能人竊自思悼當世之人有垂白而有父
母者焉有五六十年而有者焉有都崇位立大功而及養者
焉不幸者或偏存怙恃焉則以為大戚矣或四十三十就
然為孤則不自比於人矣若予者眇在童孩之中而尊親
頽已凋逝雖欲自名為人尚敢望耶是以自忽忽而不寧

食入口而不知其甘念昔人之言以遭喪為荼毒可謂甚
矣因闢一室以居而以茹荼名之既以志其悲苦亦以自
勵也追憶少時狂僭甫有知識輒欲以伊尹周公自望以
輔明王樹勳業自期視管蕭以下蔑如也遊行四方考徵
生民之利害揣度風俗之盛衰綜覈古今治亂之由至詳
矣將求所以試之而復自淺以為古之聖賢君子成大業
立大功者天必俾之先受天下之大患涉天下之至苦故
其志堅凝而不懼氣充盛而不衰智慮明而措置安不知
是不足以成之也數年以來奔走屈抑於塵埃中為奴隸
之所訾訾庸夫俗吏之所困辱心私自喜聞以告于先公

先公忻忻焉如不知其與世遠屬之不幸寡祐先公
遽棄以去嗚呼尚忍言耶天之善予一至此耶苟不自勉
何以白先公於地下耶然慮過而忘備履安而縱逸者恒
情之難免也今也日處乎斯室而瞻斯名使中心常若寢
乎苦塊之上立乎先公之前而與伊尹周公之後相講說
時乎遇則有以償昔之願否則折中一家言以輔翼群聖
人之道以自立於萬世庶幾不繆先公之志也乎雖然是
亦徒耳先公不可得見矣貴加乎衆庶澤被乎生民人以
為榮則有美而豈足以進父母之樂哉茹荼之名雖終身
用之可也

默齋記

烏傷有士曰宗君思睿病世人以言語取敗題其居室為
默而告予曰子能為言其為我記之余曰異哉乎宗君已
欲默而強人以言乎以余之言為是則君之默過也以君
之默為是則余之言非也二者不可以苟同矣君之有愛
於余言何哉雖然余非好言者也蓋欲默而未能者也於
他人且不能不言况敢默於宗君乎余嘗遊太山之崖見
奔流之注於壑其声若雷霆之震凡有耳者至其側皆廢
其用而人不之怪及處乎家聞兒童噪於庭則咄而禁之
然後知語與默之說水之声投於天故雖暴而人不惡兒

董之噪出於人故人惡之君子之於語默豈有他哉出於
天而發於不得已斯美矣道誠宜言也雖終日言孰能非
之道誠宜默也雖一啓齒人猶以為病故君子未嘗有意
乎言亦未嘗有意乎默也皆一於天而不敢參之以人人
偽而天誠誠者無窮而偽者有時敗也宜默而言其失為
佞宜言而默其失為誣二者皆君子之所不取今宗君既
以默自居而余復言之而不已不亦皆不可乎是不然也
昔之聖賢有不語如愚人者矣有以好辨稱於時者矣人
豈敢訾其為過哉有道者之於世不待言而化不待令而
從若顏子是矣宗君其慕顏子者乎自大賢以降言不直
則道不明道不明則學不傳故孟子居好辨之名而不辭
余慕孟子者也竊有志焉

志齋集卷之二十

記

適意齋記

貴極乎將相富累乎萬金喜怒可以榮辱一時去就繫天下之輕重紛華珍麗之物不求而自至快心快己之奉奔走競效于其前此衆人自謂適意者而隱居慕義之士以為何取乎此樹藝樵釣以養生彈琴讀書以養心徜徉恣肆於山泉丘壑之間咏歌論辨以發其趣棄祿利而不顧遺萬物而獨立其於適意亦已至矣然而聖人君子猶病其隘也天之授我者養之致其全知之致其明行之致其

篤用於世則使陰陽寒暑得其時日月星辰循其度九州
四海老癯單弱之民無不得其欲夷狄禽獸草木有生之
類無不遂其性不有用於當時則著之於書傳之天下後
世使倫紀正而禮義行姦宄消而禍亂正勞神苦形不暇
自適而以衆人之安危為喜戚以區宇寧風俗美為適意
若斯人者其於富貴之樂固不忍處而亦焉忍樂其一身
以自足哉此聖賢所以有功於世而非有志者不能學也
浦陽黃君仲昭才美而甚文有司屢辟之辭不就作燕休
之齋與士友講學名之曰適意人以仲昭為隱者也而余
竊疑之人情非甚相遠也榛蕪而呼者立於門雖御八珍
不能知其旨毛褐不完者行於途雖錦衣狐裘不能知其
溫人之不獲適其願者多矣仲昭寧能獨適意乎天下之
不治非特政教不脩法禁不密也仕者苟富貴以忘民隱
者私安佚以保身苟且鄙冒而不知聖賢之道者害之也
余才不敢望乎聖賢然不敢不勉聖賢之事數十年間庶
幾或見兵革不試黎民樂業無飢寒勞苦之歎豈非余與
仲昭適意之時乎浦陽余遊學之所故舊賓客之在者甚
衆於是時也享承平之樂單車往來相與講說唐虞三代
之道以為天下慶蓋必始於此矣

餘慶堂記

力可以禍福一世而不能保其家之常存智可以臧否萬物而不能必其子孫之皆賢蓋可為者人事之偶然而不能者天道不可以智力動也匹夫之相與綏之以誠則喜詐之以術則怒天道之神於人情亦亦疑當遠矣而人欲以智力勝之安在其為智力乎昔嘗觀於故都舊邑問公侯將相第宅之遺址而求其子孫之盛衰當時之燁赫崇熾者今多不復存凡守其田宅而不墜者皆不遇者之後人也然後慨然而歎威權名勢造化之大柄彼乘時之間而以智力僭持之寧有不獲罪於天者乎縱無犯於天寧有不得怨於人者乎其先之積一身享之而無餘而欲昌其子孫難矣故再實之木其枝必瘁久息之田獲必倍常歲吾於浦江黃氏而益知積而不發者之有後也黃氏自宋為詩書家嘗有仕者而不大著然以積善稱至今二百年其諸孫曰資善公愈好善脩其業率二弟聚食不折鄉人賢之今太史公以餘慶名其堂昭其先之積善也黃氏之家故家也上世之所餘者非一物矣視於廟則籩豆衣冠秩如也視其堂則琴瑟書史森如也視其野則土田陂池鱗如也然是數者豈智力能守之哉亦餘慶之尚存焉耳世之貴盛者粟非不餘於囷帛非不餘於藏犬馬牛羊非不餘於家然而卒莫能守者善不足而天不與也人常

汲汲圖彼之有餘而不汲汲憂此之不足何哉此吾所以
嘉黃氏之賢而願為其後人告也

仙溪霞隱記

永康之南有溪曰仙溪其上飛霞觀在焉或曰常有仙人
乘霞飛升至今上有霞氣故云學道之士徐東溟結廬于
觀側以仙溪霞隱題其額人莫識也他日某族子允中以
告余曰知霞者寧有過於予者乎余家赤城之西巨海之
陰當天光初舒旭日未升有神氣焉自東而生騰而如鳥
迴而如輪奮而如龍曳而如紳歛焉而奮鳳翔彪焉而虎
豹躡彬緼雜襲重敷綰結或變為五色環湧抱日或隨風

卷二
五
響蕩久而乃沒一朝之間終日之內不知其幾起滅也嘗
其起滅之頃目瞬氣息欲其不變已不可得况能常見之
乎欲常見之且不可况欲常有之乎不可得而常有况近
之乎而東溟欲託而隱焉此其志何也吾知之矣東溟其
有所懲而然乎天下事物之變亦多矣寧獨於霞哉彼之
朝華顯而暮羈纍朝肥堅而暮徒步甘腴已盡而糠覈繼
之綺綉去躰而踈布不掩者其為變亦甚矣而衆人不察
也往往智籠力執欲使適意者常存而不失而卒并其身
弗守者有矣此非惑耶且凡物之接於耳目者孰能長存
而不變日月之明也而不能無缺蝕山水之久也而不能

無類涸天地之大也而不能使無閉塞傾陷之災此皆號
為歷終古而不變者且若是亦何怪於震乎又何况於人
之身乎自震而言震不能不變也自人身而觀之人身亦
震尔自天地而觀之雖天地亦何異於震乎雖有久遠之
殊其不能長存則一也惟夫聖人賢士知其然而思在我
者勝之故脩而為道德施而為事功發而為言語可以垂
千載而不變而神仙之家亦有見乎此則葆形練神為長
生不死之術以其一身徐觀萬物之變昔之所傳韓終獨
徐輩皆是也二者之為道雖不同其過於衆人亦遠矣東
漢之所學者神仙之事而余則慕乎聖人賢士而未能者
豈足以知東溟允中試以吾言質焉東溟倘以為然或能
乘霞訪余於赤城之下尚相與講之

後樂齋記

匹夫而憂天下無位而論世事時俗以為狂而君子之所
取也以言乎位內而公卿大夫外而伯牧守令祿豐者任
榮職要者憂重匹夫固若無與焉以言乎道吾之所受於
天者異於衆人若此其遠也天豈徒以是私我哉故大而
天地小而人物而與我同類者或弗遂其性皆吾之任也
皆吾任則皆吾之所當憂也安敢以身之卑職為解乎古
之人不敢以衆人待其身亦不敢以後王望其時類回纍

然布衣而自比於舜伊尹在草莽而思致其君於唐虞非
為夸大之論也道當爾也夫人在平居已有仁萬物之心
假之以位其功業孰禦乎故憂天下者天下之所恃以無
憂者也鄙夫則不然務安其身而不恤乎人悅乎君而不
顧乎後世其未得位則汲汲以求既得之則極嗜好奉養
之華以為樂生民之艱瘁政治之闕失若已不聞焉其心
非不欲保祿位然其所務既私甚則僨人之國否則自僨
其身則有不能免者以其自為之心太急而宴安之樂過
早也苟能憂民之憂而圖利安之雖不期乎身之樂而樂
自至矣寧有危敗之禍哉余少時誦范文正公之言而慕
其為人以為賢者固當如是既而觀其在仁宗時不獲大
行其志以死每慨然歎息以為仁宗近世之治主公經國
之偉才猶不相過體合則世之有志如公而不值主
者宜乎其多矣及遊四方求當今之士而交之欲其所志
如公者未始一見然後又知非惟治主之難而有志者固
少也近於京師識永嘉戴君思持思持為太學生試事于
外數年有司未之用賃室以居緼袍蔬食困貧殆不可處
思持不以為憂每語生民之故轉深思長慮如切諸身然
稱其室曰後樂若慕文正公之言者余於是私愛敬焉士
之不能行道者憂貧貧慕富貴之情害之也而思持獨不

以此易其心其異於常人遠矣夫身之小事雖微而不廢古之義也乃記其齊以書於世焉

益齋記

余始至浦陽與邑士戴君元直過元直長身昂然顧盼峭聳酒酣談論雜以嘲笑辭累千百無滯滯者能鋒穎橫出氣蓋一座余驚駭意其為奇士而惜余不能與之往復詰難也二年又見元直其辭詭給敏如故而為禮恭遜欽哉意若自少昔之所為者余又驚之疑其有所得而然未暇問也又一年重見於錢塘諸公名士皆在席各吐所長為樂元直攝衣坐其下俯首飲膝不發一談日暮賓

近恂恂揖謝侃然趨去儼若願慙君子及與之言皆中道理去前時甚遠而諸公亦稱其美不置余大驚而問焉元直曰吾少時嘗以醫出遊涉吳楚沂淮泗至齊魯往來公卿之間虛左而俟束帛而迎者不可勝數吾時志高氣盛謂口舌間足以成事方以此自才而人亦多以此奇我及今揣之然後知吾之過多矣嘗聞於季父能軒君君以為易之遷善改過莫善於益乃以名吾齋吾將歸而求於聖賢之學子意何如余聞之愈大驚之任意自喜瀕衰老遇挫抑而能悔悟者有之矣未有易慮於壯強之時改節於無事之際者也予見元直於數年之中而三改其德每見

異焉非有志於道者能然乎聖賢之道甚近而易行也人鮮或至焉者非止於自足尔以元直之善改過苟從事於聖賢之道旦以為是而暮已悔之昔之所為而今覺其非雖日異而月不同可也余蓋將夔敬焉焉豈特一再而已矣

思孝堂記

肇慶蔡德芳以國子生歸省二親請為養親之堂余名之曰思孝而謂之曰天下之理不待思而得者至情也寢者未嘗思夢而夢生飲者未嘗思醉而醉至不食者不思飢而飢遇橫逆者不思怒而怒聞鼓鍾管籥者不思樂而笑見衰麻踊舞者不思哀而悲此皆得於是不待於目觸

於中不待徵於外雖謀善謀善慮之人無所措其思以

其根於天性而已然况於父母豈待思而孝乎然吾有假

假疑焉不待思而知情也久則怠怠則忘者情之變也故

曰享太牢者不知太牢之味飯藜藿則思其美矣被狐貉

者不知狐貉之温服䟽布則思其貴矣人恒在乎親側朝

而怡怡暮而舒舒豈知其為樂哉或去鄉而遠遊遠親既

久則思生矣見食也則思親之飢遇暑與寒也則思親鬱

蒸而慄悽良辰佳日則思持酒而為壽歲除時易則思親

之將老而懼其愈衰於斯時也思之既熟使之養親其有

不能孝者乎世之不能養者不思而不知其樂者也德芳

居京師二年思親之至不特如余所言而已也今歸而見親舉昔之所思而行之旨甘溫軟必躬進焉拜跪獻酬必敬加焉則於孝也可幾矣雖然此思養親之謂也非壽親之道也以百年為壽者衆人皆然君子知其不足恃也又為無窮之思使雖終而沒弥久而弥存故脩己也則思如古之人事君臨民也則思不愧乎聖賢及乎名立於當時而著乎後世則其孝也大矣德芳好學有美材於前之思不待子言於後之思不必子言然堂為養親而名非止於德芳而已也故記之以告其後人

訥齋記

工於辨者非能言者也惟訥於言者為近之用心與否之異也李廣之射石非用心於石也故中石而沒羽使廣之心知其為石而求中之則石不可得而破矣天下之事莫勞於過用其心莫逸於素其智巧而不用有意於用其智巧至拙者也有意於工其機辨至不能言者也漢之廷臣陳平之流口材窮天下而絳侯平居駭顛若不能出言孰不鄙其木訥哉及乎誅諸呂而安劉氏發一言而七廟定非平等也絳侯也故士能有所養然後臨事而不困百戰百勝之兵一戰而不勝敗矣蓄銳而不發未嘗有勇名必勝之將也夫以無窮之變交陳乎前而人欲以私智利口

酬之使各當其理而無缺不亦難哉苟能析衆理以待乎
事居至靜以應乎動彼嘒嘒而至吾以默默示之固將鉗
舌汗顏之不暇而烏能與我較乎天台厲君士榮其少時
志銳氣充讀書務博覽談論偉然常窮其同輩既而涉世
頗久乃自懲創見人厚自謙退不為多言題其室曰訥齋
士榮蓋有所得而然也吾嘗病利口者之衆以為苟不有
以掇止則日趨於薄思以身由之而未能然人見予之不
言也或尤以為傲或笑以為愚彼故做疑當不足知然
而俗之所尚其可見矣每竊自歎安得與余同者而語之
乎今既於士榮見之而又惜其身之在下不能使人化之
也雖然以士榮之才豈有不遇者哉吾試從而徵焉他日
大夫士恥言人之過失而尚躬行田野之民安於其業而
不能相訐訟臨民之上者相戒以惡言厲色為羞此必訥
者之化也當是時也士榮尚以造余亦可出而仕矣

宋氏為善堂記

洪武十年制贈今太史公之顯祖為太常少卿顯考為禮
部尚書制詞皆 皇上所親製以為公之顯融于今皆祖
考為善所致公既嚴奉以歸與其伯兄教諭君景淵告于
廟祭于家會其族人于金華之故宅以侈 上之恩而教
諭君為燕居之堂適成乃取 制詞之意名之曰為善所

以昭先德且教後人也君子之為善固未嘗有求報於天之心然其厚薄久近各以類而應此天道之必然不可誣也自夫異端之說興以禍福鼓天下之耳目以謂為善則可以裕於身與家延及後昆而報及來世使皆有利乎報而為善於是利與善之說不明而誠於為善者寡矣夫善者天之所賦人之所有者由乎仁義忠信而行乎家推之以及乎人大之被於衆庶皆義之宜為尔豈望其報哉望乎報而為善雖所為合於義猶為利也公之先十餘世退然處乎田里脩詩書禮讓之教行集于身而不耀德施于人而不居其所畜積者厚矣一旦大發于公之身文章被

名譽蓋天下位乎朝廷而推榮二代潛休隱德見稱於聖主而大白於四方由是宋氏之善昭乎如日月之不可掩其先豈預斲其至此哉雖公亦不預斲其若此也不預斲其若此而天卒莫能遺此善之至者也教諭君嘉厥弟之有成揭而志之使後之人取法焉亦可謂能教矣雖然教之以名不若以身之為愈教諭君年七十餘慕古入之道不怠日坐乎斯堂之上訓其子孫者甚至蓋庶乎銅鞮伯華司馬康之風焉為善之澤其有既乎若上之褒寵宋氏者殆不止乎斯而已也某公之門人也尚能為公道之

見山堂記

桐廬多名山壽昌為勝壽昌之南山又其勝者而梁氏居
為尤勝梁氏居當山之陽求其盡群山之勝於一覽者則
在乎見山堂焉初山堂之未建梁氏曰某首按其西百餘
武得小山高而不亢叢而不汙左右顧視而樂之乃剗荆
棘除糞壤因崇以為垣夷級以為階腴者為圃而通者為
徑斬木琢石而作斯堂堂成而四望諸山翼然臨乎前屹
然蔽乎後雲幻霧詭林加穹而石加秀禽鳥猿鼯之音寒
暑旦暮之變接乎耳目而動乎心志所以增益乎人者大
矣於是名堂曰見山命諸子講學其中俾予記之世之山
有目者皆見也然多蔽於所嗜幸無他嗜而見之則又病
於求之大深取之大博而不能有所得今夫樵者蘇蘇而
然也市人屠賈日常見山而若無所見蔽於貨利而然也
仕者汲汲於爵祿才者汲汲於名譽衆營營各役志於所
嗜皆有所蔽而奪其耳目之正雖見猶否也惟夫幽人靜
士遺外物而不嗜故獨見之然又多肆意於瑰奇幽絕之
境不達其大至於緣木躋崖窮極險怪弊履屨勞軀躰而
不知厭則其所得者狹美善於用物者則不然據其要以
觀其妙得其一而盡乎百凡接於目者會諸心心之所會
皆足為我用而不為所役其事至逸而所獲至大故君子

樂之若見山堂者近之矣然堂以為學且與學道者類焉
道具於聖賢之言人莫不學也而不見乎道之真以有蔽
之者耳幸而無所蔽則又眩於文辭之富驚心畢精博索
遠求而不得其要故卒無因而至焉惟知要之士操大中
以制衆理居至靜以裁萬變知周乎物而不勞才裕於用
而無窮斯為善學者矣然則斯堂豈特可為觀遊之適而
已哉

靜齋記

某郡郝君仲安治閩市之征於浦江恐夫躁心煩慮之不
足以應物也闢小齋於公署之旁陳書史于左右公退則
歛膝澄坐以養心名之曰靜齋而願得予言記之靜之為
學著于易述於禮而大備於濂洛諸君子之書人皆誦之
余不敢援以為郝君告然余少時嘗從諸老生遊于市脩
衢廣巷車馬往來鼓吹闐耳珠玉錦綉之肆交陳乎前余
憧憧而行不知其所底及暮而歸失道者數四至家而思
之凡觸乎目者漫不能記而老生方坐而為人言所遇馬
幾蹄車幾輪鼓吹幾部道中人語者歌者為誰雖語何言
所歌何辭何為道以行行凡幾異皆識之無所失余大驚
以問老人曰子知子之所由忘乎心之為物靜則明動則
需需疑當子不見夫鑑乎妍媸小大畢應者以其靜耳使

人持而搖之與破鬲何異余曰敢問吾心何不以靜乎老人曰嘻子何見之暮也子見夫車馬得無願乘之乎子見夫悅目而娛耳者得夫願有之乎人惟無欲視寶貨猶瓦礫也視車馬猶草芥也視鼓吹猶蛙蟬之音也則心何往而不靜子有欲之之心存雖欲靜而明得乎余聞其言始駭而悟退而養吾心三年果與老人無異今也雖處於廊廟之上置余於寶箴之中余心未嘗動也是非情偽紛錯乎前而應之未嘗勞也郝君之為是職與遊乎市者略同矣而人咸以無欲稱之其庶幾知夫靜者乎苟能無欲雖手執筆而聽訟口斷曲直而目察銖兩中之寂然者未嘗少變也奚處一室而後能靜乎浦江俗號淳古異人才士必有隱于市者郝君試密求而問焉其必以余言為然矣

梅所記

仙居高君德至博學慎行隱居薦谷之陽名其所居曰梅所客疑之曰有梅焉而謂之梅所可也環坐之內未嘗有梅而曰梅所何歟高君苟以梅自擬則梅一物耳生於寂寞之鄉而榮於窮冬之時視夫夸麗如綺綉絢郁如雲霞奪目適意逞妍於陽春而為人所善者不侔甚矣而君獨何取乎或從而應之曰人與物固非同類也而有以比德焉昔日孔子嘗以蘭自擬周之詩人以樛木擬后妃以棫

櫟擬賢材屈原以申椒蘭桂比君子斯數者豈非草木哉
而聖人賢士皆有取者以德不以其形也苟以其形枯叢
敗折非有知識之性聲音之奇何足取之有益君子之觀
物也求之於形似之外會於心意之表故物皆為我用用
之久而不厭彼衆人則不然騁意於形色之間娛情於臭
味之頃譬如游蜂野蝶憧憧旦夕而不知止用力雖勞而
所得者寡矣是烏足以語夫道德哉且子不聞乎隨時而
同俗者衆人之智也獨立而不變者君子之節也在昔之
時挾材御術僥倖於一旦取鞍馬金帛以驕其妻子而自
以為得志者閭巷之間皆是也旋目而視之風雨散而沙
塵飛欲再求而熟玩之已不可見矣是何異於陽春之草
木乎高君居衆人得志之時飲水飯粟以樂聖賢之道衆
人固譏其戾俗而笑其後時矣及變亂既清彼方危懼惴
慄恐不能自脫而高君之道確然不變而坦然方亭何異
於梅之在歲晏乎然則雖謂高君為梅可也謂高君寓意
於梅亦可也謂高君所居為梅所亦無不可也何獨疑之
乎於是高君謝曰旨哉子誠知梅歟廣平有愧和靖不如

尊聞齋記

古之人有不可及者惟聖人為然自聖人以下其天資與
人不大相遠也而後世莫有及之者無聖人為之師而為

學之功不若古人也七十子之徒既面見聖人而躬受其教矣宜若可以無過猶曰且檢其身而不暇聞聖人一言則退而識諸心出而講於友服於言行而推於事功或有愧乎斯言則惕然而慚戚然而憂恐恐然懼無以見於師而服乎友也及善其身而成其名人問之則又退然如不能勝曰斯吾師之教也非我之能為也稱於人則曰吾師之云也非我之所能言也豈特於師為然於當世之賢者亦然於昔之聞人亦然古人之尊所聞蓋如是故名立於當時傳於後世而不廢也今之人豈皆不若古人之有美質哉去聖人既遠矣用力倍古之人且恐不足而顧放其心而不持弛其身而不脩視聖人之言如鳥過其目聞聖人之言如風入其耳不求其意之所存不察其道之可法於吾身同時之人宜又可知也蔑其所聞如此欲其名之立道之成豈可望哉奚獨不思乎聖人之所由聖七十子之學於聖人問答辨難之說非徒云也七十子有是性也吾性與之同七十子有是才也吾才與之同七十子所學於聖人者吾何為不可乎苟能即聖人之言以為師諸子之言以為友以類閔所以自治者治其身類閔可幾而及矣况餘子乎且天下非無人生今之世而欲得如古聖人而師之固未見苟求勝己者而師之豈無其人乎一鄉之

中必有勝己者吾師之一國之中必有勝己者吾又從而
師之以一國為未至又求天下勝己者而事之則吾之所
聞必衆矣告吾以善者必多矣又求古聖人之所言者而
服之雖顏閔生今之世亦若是而已矣苟欲必得如聖人
者以為師而望以善其身難矣哉六人郭君士中好學善
文辭受經於今太史公而取曾子之言以尊聞名其齋太
史公信天下之師也士中既得而師之矣又能尊其所聞
則所以治身之道異乎今之所為也必矣余欲以賢者望
士中也故推吾所聞者以告之

求古齋記

生乎古者豈皆善人乎生乎今者豈皆不善人乎使生乎
古者皆善人則舍今而求古可也使今之人亦有善焉者
安得遽舍之而不求而必務於古乎今而視乎百歲之前
古也生乎百歲之前者自視則今矣遠而千載之上古也
千載之上之人自視則亦今矣孔子以為古者三代之盛
而其時之人視三皇二帝則又為古矣三皇二帝三代以
為古而其時亦嘗以為今矣然則今與古何定名乎隨人
號之耳今與古無定名安知今之非古古之非今耶安得
謂古之人皆善而今之人皆不足法乎故遺今而專乎古
則其失為固遺古而務乎今則其失為妄固與矣其失一

也君子不貴也君子之學取其善不究其人師其道不計其時善誠足稱也其人雖非聖賢不知其為不可也取其善而已道誠足師也其人雖生於吾同時居與吾同巷不以其易見而遺之也師其道而已天下之善一也古與今之道均也何以其人與時論之耶苟必惟古之求也則孔子於禮不問於老聃必求周公而問之琴不問於師襄必求師曠而問之官不問於郊子必求古之命官者而問之求其人而不可得則卒無所聞矣必得聖人而後取其言則荷蕢丈人之語孔子必將掩耳而過之與時人歌必默然而不和之滄浪之孺子耦耕之隱者必鄙之以為老農

小子而不聽之七十子之流必不與之往復若問而以道告之何以為聖人乎善學聖人者古之善吾學之今之善吾亦學之今之不善吾惡之古之不善吾亦惡之古之事合乎道固將取以為法也如使不若後世之美則舍古而取後世可也後世之不近乎道者固所棄也如古之不合乎道者安得以其古而取之乎曰然則孔子何以好乎古而取之也曰吾之言固孔子求古之謂善學者之求古猶良將將疑作匠之求木焉木之生乎山有千歲者矣有百歲者矣使生乎千歲者而材固取之也使不若百歲之材豈以歷年多而取之乎二帝之輅古於殷也伏羲氏之集時古

於夏也黃帝之冕古於周也孔子不取其古之甚者而取乎三代何歟惟其善而已孟子不取夏之貢而取殷之助武成之書取其二三策曾謂孟子非好古者乎聖賢之於古固如此也使聖賢生乎今之世其所去取又可知也慈溪孫君元禮篤學而慎行取孔子求古之語名其讀書之齋予喜其異世俗之學也推其說以告之使自擇焉

壽善堂記

天子受命之十有九年四夷既寧宇內祇肅迺下詔書舉養老之典民年八十九十者富家賜爵有差貧不能養者日給酒肉歲昇絮帛著為令然必有善為鄉閭所推者乃以前令從事窮山遐裔之人莫不稽首抃慄俯伏內省惟恐弗足稱 詔旨當厚恩而台屬縣寧海侯城里之方兄弟二處士兄年八十有七弟年八十有三平居以友睦稱於族篤行聞於鄉未嘗能疾言怒色有毫髮之過至是入無賢愚咸謂求可稱袞頤之意者莫如二處士蒼顏皓髮服古冠裳相與談笑一堂之上亦以晚際盛典為幸宗族舉酒為壽有年而言者曰事固有可以智成力得勢取而貲售者矣惟年之脩短出於天天德懋誠不與雖有陶猗之富趙孟之貴不能延其年於頃臾力可以扛九鼎辨可以動萬乘欲使其身無疾痛而不可致豈非由乎人者可

以幸得而本乎天者非人之所能及乎今二處士各年餘八十可貴也年俱高者或有之而出於一家之兄弟尤可貴也兄弟俱壽者已為難矣壽而皆有善德純行稱明詔之所褒寵如二處士豈非郡邑之所無求之當世果可多得乎是則非特為宗族之榮華實可為 聖世之美觀昔之以年稱者如商山之四皓洛之九老壽者雖多然非一姓也兄弟之友睦者若漢之姜氏魏晉之王氏雖賢之而未聞其皆有年也今吾二處士獨何以致此其可不知所自乎洪範之陳五福不惟以壽考為美而必曰攸好德蓋德薄而壽則年不足多有德而夭則澤不及施皆不得謂之福今二處士兼是二美可謂俱全請合壽與善名所居之堂以彰二處士之德以侈聖世尚年嘉善之恩且俾登斯堂而聞二處士之風者相率勉為敦睦之行革鄙薄而復忠厚庶其有勸乎眾皆喜曰然俾族曾孫某記其語于壁以示族人子孫于無極是歲九月望日某謹記

孝友庵記

烏傷朱氏居赤岸者為最著元之季世丹溪先生諱震高字彥脩以道德性命之說教其鄉人人咸服之先生娶戚氏生二子衍玉嘗擇地東朱山之原謂其子曰我死與而毋俱藏此若等宜祔于左右皆應曰諾已而戚氏卒衍亦

卒未幾先生亦卒王奉先生及母夫人柩窆于其中奉兄
柩窆墓右又預治其左為二穴它日將與其妻合葬即墓
前若干武為庵俾子弟居之以奉洒掃扁之曰孝友而來
告曰此先君之志我則行之請有以示後人使世守無怠
嗚呼古禮之廢也久矣葬之弊為尤甚古之葬者萬民各
以其族區分而序列之惟有罪者則不入兆域至周之季
雖稍變弛然族葬之禮未變也昔嘗觀乎洙泗之間拜先
聖人之墓見伯魚子思之家昭穆序葬而子孫咸祔其側
至今二千年而未已猶有先王之遺意焉今之人儒衣冠
而誦六藝者皆以學孔子自名至於葬其親則往往信俗

家師之說為其身謀或父子異處或兄弟殊遷使其魂
魄不相接形氣不相依與黜罰其親何異乎而猶以儒稱
於人不亦妄矣乎若先生父子者可謂無愧於孔子傳不
云乎慎終追遠民歸厚矣慎終之事王既能行之苟欲追
遠則豈不在後之人哉王之子與衍之子從父兄弟也至
於孫則為從祖兄弟矣愈遠而至于曾玄至于來昆又至
于數十世分益盡愛敬之心得無少衰乎幸有人焉能相
率而拜于墓下會于斯庵之中指而曰某某墓之子也某
墓之孫也出於某墓者也某墓又出於先生者也吾數十
百人其初數十人耳數十人其初數人耳數人之元先生

一人耳一人之身何為而不親睦乎聞斯言也有不涕泣而下拜者非人也孝友之心其能自巳乎其有弗追遠而返始者乎斯豈先生之志乎其可以示後人否乎王泣曰是先生王之志也請書之

任重齋記

浦陽鄭君其名枋字為叔車扁其絃誦之室曰任重而徵余記之余即其字而告之曰余嘗聞古之車矣其才之美同其治之工同其廣袤崇卑之制又同故閉戶而攻之既成而行於天下轍跡不爽乎分寸其所任之輕重未嘗大相遠也今則不然有載一鈞者焉有載五鈞者焉有載十

鈞者焉等而至於載百鈞者則以為大車矣其材有美惡也其治有巧拙也其制之庀雜家異而鄉不同或隻其輪或短其轅或不以廂或以人駕牛馬之衡輓而都邑之塗轍跡縱橫如織欲其任重者難矣古之世道德同於上風俗同於下士有不學也學則必法文武周公之道出而施之於位用之於邦國雖不至於聖賢亦不失其為君子其所任者固已重也世衰俗降人自為學家自為教諸子百氏雜然並出學者俵俵無所於歸詭言異行遍海內而人材始萬殊矣故才止乎一邑行或可乎一鄉或事文墨而不閑籌略或長於治民而不知大體於是賢人君子始不

可多見由其自任者輕故也叔車之材良矣家素以孝義
聞治又工矣任重之道則在乎法古之制耳古之制莫善
乎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之道莫備於孔子孔子之車以仁
義為輪較以禮樂為蓋軫膏之以詩書澤之以忠恕其動
如天其靜如地運行如陰陽周通不窮如鬼神其所任之
重者文武周公之道也當其時惟顏曾二子能具其制他
如七十子之徒雖其才各殊至於轍迹亦一而已蓋自任
之道同也斯世之自任者豈無其人乎權術熾而仁義銷
矣驕侈作而禮樂壞矣人非不飾其車徒任其私智曲技
而不任乎聖人之道猶虛車也今叔車知以重者自任其
賢於人豈不多乎雖然任重未易也不宏其中不足以容
不堅其志不足以致是道也曾子嘗事之矣叔車其慎而
則之爾未望於聖人之廬亦庶幾乎賢者之歸

借竹軒記

余初與會稽蔡君惟中遇於京師者甚久時余方抱憂患
張張無與語惟中亦以從事至因日得相與談自旦至暮
班荆列坐久之乃各罷去及訪之於南門之南草戶之外
有竹數挺視其楯間有借竹字余指而問之惟中曰吾雅
好竹假館于茲幸又有竹故因以識吾好耳它日願有以
記之予疑惟中在逆旅中何暇事此因自微笑不答而今

年遊浦陽客有自越來者致惟中之言重以記為囑且謂
惟中居會稽有山林之樂甚適予聞而愈疑之昔之京師
假屋以居謂之借竹固宜也今儼然處已之室竹則自有
之矣而復以借何哉且惟中苟以外物為觀則孰非借乎
舟車借以載吾身者也江山之勝借以遊吾心者也膏腴
非我所有借以養吾者也玉帛非我所得借以富吾者也
牛羊犬馬非我所得備借以食吾者也第宅傳舍也童妾
贅疣也軒冕倘來也甚而言之雖吾之身猶借陰陽造化
以生而豈特竹乎苟自其固有而觀萬物皆我所固有而
何借之六世之人溺於自私視世之物皆孰以為己有營

營乎得喪之區而不知止何異於螻蛄之丸糞土乎吾嘗
絕江淮而北行登泰山而望之四方矣昔之英雄豪俊高
車大纛馳騁乎名都壯邑之中田夫巷婦嘖嘖隨而瞻望
之以為神人者皆是百年以來惟見斷碑殘隴狐狸窟而
烏鳶號其上豈非借之於造物者復歸之冥漠之中乎故
一身之外皆借也富貴利祿加乎身者又借之借者也而
人方以為忻戚不亦謬乎古之達人以百世為斯須以天
地為室廬以萬物為遊塵舉天下之物皆不足以安其讓
而何竹之足言乎余將東遊探大禹之穴吊子胥之廟假
惟中借竹之軒而相與談往者之故果孰為借耶孰為不

借耶惟中幸軾

棠溪書舍記

浦江之東有地曰棠溪吾友烏傷劉君養浩築室講學其上養浩學于太史公為文有名于四方年四十餘志不稍懈而益篤焉養浩謂余嘗從事乎學俾余記之嗟乎學豈易為而易知者哉非誠為學者不足以知非誠知之不足以言言之而不至知之而不明皆未盡為學之道者也古之為學者可見矣其幽深奧渺者雖不可以言傳亦有道不足以用萬理才不足以用天下而可為聖賢者也孔子之門若子羔者跡其行可謂有道君子矣而孔子鄙之為

愚若仲由者可以治千乘之邑而斥之為野蓋子羔之信道而才不足以行之仲由優於才而未能以聞道皆偏滯於一隅者也後世學聖賢者既不足以得其大全高明宏達之士務事功而過於踈畧純恪謹飭之士攻義理而局於卑懦踈略之流必至於詐卑懦之流必至於木自漢以下未有不入於二途者也近者大賢病其若此於是著其說於群經大窮乎天地而微析乎毫髮精之於性命粗之於事為莫不揭而示人使學者可以按書而蹈聖賢之域宜乎其易矣而卒未有至焉者有志者寡而安於小成者衆慎言篤行學之一事耳古之恒民皆由之而不以為異

今之能若是人望之如聖賢而彼亦以得聖賢之道自望
文辭言語道之餘器耳古之人未嘗以此為學而後之大
儒君子舍是無以名此學之所以墜地而莫救也吾嘗以
為當今之世非傑然雄才出而脩孔孟之道不足以起俗
學之弊而使生民見三代之盛以太史公之賢豈無望於
為學之士哉此吾與養浩之所宜勉也夫人有美才難矣
以美才而得師又難也苟不以聖賢為準則豈不可惜乎
故吾以大者為養浩告若文辭之事固養浩之所知者余
不敢以告也

綵疇軒記

江南盛時其俗異於天下者君子脩德以教野人其野人
力樹藝以奉君子分既素定逸者不以為無用而勞者不
以為有勤上下相資恩意交浹鄒魯之盛殆不能過暨其
既衰而弊文喪質斲君子以肆野人以病清言宏議者蕩
而不檢作勞食力者鄙而難使於是俗之異適足以為患
然善為治者不循俗以苟同亦不矯俗以求異因其故理
而正之使宜乎人情而已中州之制 江南舉君子野人
而一之則民必苦其不便周之時間族成有司漢鄉邑有
三老苟擇其才且賢者復其身俾淑鄉人子弟德可以為
師則恒民皆以師禮事之才行不能過於恒民者雖故世

族皆斥與恒民齒則民莫不勉於學而俗可美也此豈非
近於先王之意乎三老之設今固有之矣德足以師其鄉
而為民望者余之所願見也浦陽鄭叔器為余言烏傷黃
君公謹以學行重乎鄉鄉民有疑必問焉有想必赴焉有
乏必求焉黃君應之不倦而處未嘗不審率子姓力田以
為細民先闢軒于堂左命名曰綠疇示民以弗懈也君子
常患乎不知稼穡野人常患乎不明禮義使無二者之患
天下寧有不治乎

君子之位既有以教民又率民
趨所宜務此南國之所鮮也因其所鮮而族之民胥效其
所為君子不肆野人不病豈不始於茲乎惜予力之未能

天闢一室不足以書有以名之亦未可書至於俗之盛
衰其端微不宜不書也故具識之使人知黃君果君子也

時敬庵記

禮有因時而宜變者固不以出於聖賢而皆從之也夏商
之禮定於禹湯伯夷伊尹夫寧有過哉周奚為而損益蓋
以時之相遠也周之禮去後世愈遠宜損益者多不幸而
繼之以秦漢秦不之言乎禮而漢又無卓然大儒可以損
益者定一代之制時君雖緣情有所創建德不能勝其位
人不之信而競攻之故周禮之用至今文武周公之所為
宜若不可損益也使有聖人生乎後安知其果無損益哉

禮有不可變者有不容不變者不可變者本也不容不變者文也以本視其文則為拘以文視其本則為愚墓藏而廟祭周禮也漢之時有墓祭蓋以情起者其文不同其本於孝敬與周何以異言禮者以其出於漢也多辨而非之非之非是也墓而藏者體魄也廟而祠者魂氣也魂氣無所不之奚獨可祭於廟而不可祭於墓乎人子之於親食其器則若見於羹入門則若坐於寢遊則若憑乎軼臨淵則若立乎涯於其足迹之所歷念慮之所及皆若見之况於體魄所藏而有不思者乎思而其魂氣有不集者乎因其魂氣集于斯即而祭之不可謂無禮也或而廬之亦人情之所不能已孝敬之道也焉可深非也哉然廟祭者常也祭於墓者循情而制變也常而不敢忍乎變者君子之事學於墓而疏於廟此則可非也永康朱君世庸旣葬其親于里之獨松原歲時省焉則慨然悲視其草木垣域皆若見其親然曰吾親安知不在是乎遂庵于墓之旁以時敬題其額當省之時則致敬焉蓋合禮之變者因徵記故為之言使知變而不失其本聖人所不棄也

記

草心堂記

養親之道難矣以其滑臙甘美可以為養則饒於財者皆可盡孝而古之孝子未必皆富也以備采色声音可以養耳目車馬衣服可以養身體則崇於位者皆可盡孝而古之貴者未必皆以孝稱也以先意承志可盡乎孝則敏慧者可以為之以愉色婉容可盡乎孝則篤厚者可以為之而敏慧篤厚之士不能皆孝子也然則豈非父母之恩為至大故報之為甚難也耶故養口體順顏色察嗜好孝之

末也而非其至者也必也致其身為聖賢而喻父母以道使德之在己者無可憾而名之顯乎親者有可傳然後為庶幾焉然亦難矣果能至是亦曾何足報父母之恩乎此吏部郎中永嘉楊景衡草心之堂所由名也景衡早遊庠序通春秋學領薦書于鄉擢居是官京師去永嘉數千里毋夫人在堂以舟車之難也不敢奉迎就養因名所居堂以見志蓋取諸孟郊東野之言昔者詩人謂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東野亦謂寸草難報三春之暉皆善言孝子之心者也天下之事無難易惟自以為不足者所為必有成而自以為已至者恒不能進乎道其薦志好古以有祿位為時名大夫亦可謂顯揚父母矣而退然自託於窮人之辭感親恩之難報其不自足之意何可及哉古之君子大過人者無他亦惟不自滿足而已為子而自足必不能底乎孝為臣而自足必不能盡乎忠為學而自足必不至乎聖賢之域某年尚壯強為學方未止而不自足如此推是以事君治人道德功業之成可望矣他日宦成而歸奉觴為壽使鄉人父老談事親者以其為法而後世有稱焉則其為孝也豈有既乎揚子雲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顏子曰舜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師舜如之何亦勉於為善而已矣

艾庵記

春官貢外郎閩潘侯其性有文以艾庵自號或見而疑之曰楚三閭大夫賦離騷以春秋褒貶之法施諸草木禽鳥而寓意乎君子小人於蘭茝荃桂蓋亟與之而於艾獨未嘗少貸焉歎芳草之變為艾傷賢者之隨俗以化也戶服艾之盈要以斯人之莫好脩也今侯之賢不取其所與者以自擬而以其所賤者自名何其異歟或從而解之曰非是之謂也侯殆取夫創艾自新之意乎夫人品之不齊惟聖人無所艾下愚不能自艾有所警乎中而輒自悔艾者君子之事也絕舊愆之萌芽培天德而日滋俾旦之所存超乎昨而暮之所得過乎晝則於道也其進可量乎艾之名菴其不在是乎會予至京師侯以二人者之言告且曰子以為何居予曰二說皆是也前之言疑侯之廉於取名後之言知侯之篤於進學雖然謂創艾自新美矣謂三閭褒貶為當其實則未可也三閭猶者也其取物也恒偏於名而不切於用故艾在所貶由聖賢之道觀之艾何負於蘭茝荃桂哉生民之疾無窮而藥石之品人人不能蓄所能蓄者惟艾爾病者咸仰賴焉使天下而無艾吾懼夫死者不勝其衆也較其功蓋亞於菽粟三閭於菽粟猶未遑取則無取於艾也固宜然神農氏帝之聖者也而紀其

名孟軻氏賢之大者也而稱其功雖見賤三閭烏能損其
美哉潘侯以之名庵必有取之矣舍聖賢不信而信三閭
知侯不為也或者疑侯取名之廉夫亦焉知其取類之遠
乎且先治已而後功利可及於人創艾所以治已也起疾
之功所以利人也亦在侯用之何如爾若夫取諸保艾以
安其躬取諸未艾以慎其終亦未為無所用也善用言者
雖恒言可以成德不善用言者雖美言不免致惑然則人
謂艾為蕭可也謂為創艾可也三閭賤之可也聖賢貴之
亦可也予從而言之亦未為不可也於是潘侯嘆曰博哉
子之言非惟得我之心抑可正三閭之陋使艾有知死且

尚志齋記

今人多不如古也而莫士為甚以其無志也吾嘗試于衆
曰周公孔子與吾同也可取而師也顏子孟子與吾同也
可取而友也衆若駭然而驚愕然而相顧悻然笑予以為
狂嗚呼甚矣今之士之無志也寧獨不思乎口之所食者
周公孔子顏孟所食之粟也身之所服者周公孔子顏孟
所服之帛也寒而火暑而風廬而居車馬而行晨興而夕
寢莫不與周公孔子顏孟同目能視耳能聽手足持且行
亦莫有異者何獨於道而疑之乎使此四君子皆若世所

妄傳神仙鬼物之不可形象則不可効之矣今其人生而
居有鄉沒而相傳有子孫其德行文章具乎書可徵其所
以為聖賢為學之次第可考而知奚為而不可効之哉且
此四君子者其性與吾同其形與吾同其能四耳而三目
六五常而二其心邪而吾心之所具者亦未嘗闕其一也
彼何獨可為聖賢而吾何獨不可為哉是有故也周公人
臣也思兼三王之所為孔子顏孟皆匹夫也而或自比文
王或謂舜可得而及或羞比伯夷伊尹其所志如此其自
視其身何如哉天之生身也豈特養夫區區之口体至死
而已哉亦將以輔天地所不及而助之養斯民耳然有命

焉或不得位以施其澤於當時則著諸書而傳之乎後世
惟伸其道而已窮達不是以累之也惟其不累乎窮達故
處之廊廟而無喜色困之畎畝而不動其中其中之所存
者重故視乎外者輕志已素定也豈若鄙夫之為哉所志
在乎富貴權術得之則以為榮失之則摧挫而欲死自君
子觀之與犬鼠何異而或自以為適者所志者卑故也故
志乎富貴權術而不志乎道者自賤其身者也謂其身不
足以行道者誣其身者也謂周孔顏孟為不可及者棄其
天性者也是三者皆君子之賊也余友金華俞君子屢請
名其讀書之齋于太史公公名之曰尚志余病乎士之無

志也久矣故告之以其說

貯清軒記

清氣之在天地間得其純全之會則為聖賢人得其澆駁之餘則為庸衆人以庸衆而視聖賢之資疑乎有高下懸勢若終不可以企及然而聖賢未嘗以庸衆限人而不使其入於清明之域者蓋以五性在人猶水之在於器器有汙潔而水之清初非以汙潔而加損也聖賢之於性譬若以至潔之器受水而恒以靜居之故其為水也可以鑑秋月一作毫而察眉睫衆人譬以汙器受水而又動淆之則水始有渾濁而不足以自鑑矣故善學者積澄治之功以變其渾濁而反乎至清則衆人可為聖賢人亦理然也今夫靜閒之中觀乎雲霞之卷舒星辰之森列入乎山澤而玩夫泉石之秀潔松竹之高茂其心未始不有脩然出塵之意及乎事變之陳于前利害之交激吉凶之操錯向之脩然者則已填襟穢汙化為泥塵而不自知謂之善學不可也余嘗行乎四方絕江沂淮以達于河濟舟人取水以給炊釜得其清者固已不煩澄瀘而自足得其濁者則置之一器以俟其清然後用向使怒其濁者而棄遺之又烏能知水之性而盡水之用也哉吾是以悟聖賢之於衆人亦舟人視濁水若也天下之水本清而至於不清者非水之

罪也人之性本善而至於不善者非性之罪也臨海留賢里澄溪脩林之間有屋翼然臨于方池之上者包氏之貯清軒也軒之處士曰仲游使余記貯清之意余謂環軒之水泉草木可以娛耳目而寓散閑者衆皆知其為清而清自我出不必為包君道也存乎方寸之間使得乎天者泓停洞澈可以酬酢萬物而不為物所淆包君安可不聞此道邪余受氣甚濁竊有志於聖賢之學患朋類少不足以反乎至清包君方肆意於山澤有室可居有書可讀者許余為忘年交尚相與講之

東鷗亭記

心無一物之累然後萬物皆可以為樂非樂夫物也物至乎前而皆足以資吾之樂也苟為有累於心擾擾焉林迫于中者紛紛起滅萬變而無窮五采八音陳乎耳目之側亦孰與為樂哉故心誠有可樂雖微物皆足娛乎心其中無可樂者雖至可樂之物亦適以增其累吾之君子有居深山而群鹿豕者有居海濱而事漁釣者方其有以自樂快然不知貧賤之足悲而貴富之可慕凡物之觸乎見聞者莫不有以樂其中蓋其心之虛明廣大與天地同体而無一物之累其樂不亦宜乎後之士樂乎物者有矣有以自樂者每難乎其入豈非無得於心哉無得於心而有

資於物猶擊者之資乎美觀瞻者之資乎美音雖有可樂
奚從而樂之華亭姚子宗文天資英爽而好學不倦其心
蓋有足樂者異日居海上鷗鳥翔集于左右心樂之因名
其居曰來鷗亭及來居淮水之陰群鷗從之如昔日仍揭
其名而請予記夫鷗鳥之飛水居之人多見之而未嘗知
其為可樂姚子獨遇之忻忻莫逆于心豈獨於鷗為然哉
凡物之接乎前者莫非可樂之具也子思子曰鳶飛戾天
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與其所樂安往而不
在乎斯理也子竊有味焉而未之有得也幸而他日與姚
子劇論斯亭之上以發吾心之所同者豈非果可樂也哉

望雲堂記

生乎千載之上而為後世所慕者夫豈偶然哉生乎千載
之下而尚友乎古人者夫豈徒然哉道德功業不能遠過
乎人無以興無窮之慕志行才術不能自拔於流俗雖慕
古之人無益也故觀古人之善當視慕者之衆寡觀今人
之賢否當觀其所慕之人與其所為之業所慕得其人而
行或不掩焉君子以為夸所為有足多而不知取法於古
之賢者君子以為陋慕焉不失人由焉不違道豈非君子
之所為者乎絳人劉士登縣太學生仕于朝再擢為京府
治中二親居乎鄉去官所數千里以道途之不易也弗敢

迎以養因名正堂曰望雲之堂蓋慕乎唐賢相文惠狄公
之為人而取其語以表其孝思可謂知所慕矣及觀士登
之行已為政安重慎密不大聲色而吏懾其威民信其令
大夫士稱其才而咸謂劉氏為有子又何難能也今天下
之人有親如士登者不為鮮而能善其身為時令人如士
登者鮮也善其身而能以古之賢臣自望者尤鮮也夫古
之與今時有先後而其得於天者等耳文惠公之為孝子
為忠臣卓乎貫天地昭乎揭日月者曷嘗加毫髮於天性
之外哉善率之而已矣以士登之篤志而才美敏之為德
行施之為事勿將矣所弗至它日位益崇所樹立益偉使
後之人慕其行業猶今之慕文惠稱歎人止羨父母與有榮
焉則果能拔於流俗而於孝也大矣然則居斯堂也可不
深思君親之大義以求無愧於古人乎

君子齋記

去年秋 詔選太學生高等者為郡縣學教官盧龍王蘊
玉來教諭沔陽子獲見焉其色燁然其儀度偉然聽其論
事與人之得失當否廉厲而精確使人悚然異肅然敬也
是冬例朝京師子獲與蘊玉偕道進往返八千餘里蘊玉
不予棄也行必聯轡息必比席食也七箸之與鄰言也辭
說之與叅歡然有會乎心而若有所得子與蘊玉皆然而

莫知其所由然也今年夏蘊玉復來訪予郡學留與坐察其貌加粹以溫叩其言益醇以簡而其志儼然愈自下不倦論古人之學輒悔其用力之未至予於是歎而深竒之噫何其進之速也古之君子德業赫赫著乎天下流於後世者豈特天質之美哉蓋其操志也不畫於卑近其為學也不安於淺陋平居無事固無時而不學及乎臨政事君聽訟接下御家睦親教人授業行師奉祭以至遊息寢處無語步趨亦無一事之非學惟其為學之心常存而不怠是以凡有聲者皆是以悟乎耳不必聞琴瑟佩玉而後邪慮不萌也有形者皆是悟乎目不特閱典謨雅頌而後至理可樂也經乎耳目者顯而天地日月雷霆風雨山川草木幽而陰陽寒暑之感衰進退無不足以濯舊蔽而啓新知君子之心曷嘗有斯頃之不進哉是以自少而至耄老自恒人而至聖賢如禾黍自盈寸之苗而至於有秋杞梓梗楠自拱把之植而至於百圍蓋有可必而不可誣者後之士志狹而易肆學陋而易足口烏而無得於心書烏而不求其道少之所習至長而忘長之所有至仕而棄未貴而先驕未老而已懈勉強而僅得者不旋踵而失之豈復可望其進哉位愈高而名愈辱年益加而德弥損不至於小人而不止者衆矣求如蘊玉之進乎道而不怠者烏可

得哉自識蘊玉始一年而已覺其進使每見而每有所進
焉其至於君子也孰禦蓋古之學者期至於君子後之學
者期至於公卿為君子矣雖不為公卿無害也為公卿而
不足為君子其如公卿何蘊玉請名其齋君子欲以古人
望之也因名之曰君子齋而以其說告之且以考其所進焉

卧雲樓記

有得乎道者內不汨於利欲外不嬰於世故則隨所取而
足隨所至而安隨所寓而樂卉衣蔬食處乎林泉而忻然
若都卿相之位登乎耆艾而燁然常有嬰孺之容視天地
猶一室視百世猶一朝視其身同乎萬物而萬物莫能與
之偕夫是之謂至人而古之所謂神仙者為近之固不待
服食而後壽滅跡人世而後高雲卧天遊而後不可及也
後之人不知神仙可自我而得往往求諸幻怪之說馳騫
企慕之意勝而恬澹虛靜之功微自私之心一萌乎中其
去道已遠矣何望其能有成哉是以秦漢以來學神仙者
相望吾以為皆不足以得道而吾吾疑季子魯仲連張子
房之流高風絕識超乎埃壘之表君子每意其成仙而時
往來于人間蓋或庶幾焉夫人必有過人之行而後能抗
造化以獨立遺事物而永存苟利欲之習未能大異於衆
人而獨蘄不死於衆人異其不可異也縉雲曹先生異

時戎馬中嘗慨然志於功名既而若有所得悔前所為及
真主出而四海清遂優游大山邃谷間口不復談榮貴事
或欲薦之仕輒不應所居重屋高爽深秀先生笑歌其上
以樂其所樂人望之以為神仙好事者因名之曰卧雲樓
雲非可卧者也特以狀先生之高致以為世俗之罣闕汚
濁者不足以挽之由衆人而望若卧於雲漢之上而莫能
企及之耳顧先生亦曷嘗自以為高哉先生飢而稍渴而
漿寒暑而裘葛一不與人異所大異者獨其心不混于塵
垢炳如也夫心與衆人異而跡與之同此所以為先生之
高耶其所造高矣而不自以為高吾安知百歲之後不與
仲連子房之徒遨遊八極而果與神仙為曹邪先生名璵
字師宗予聞其風于其子閤門郎養志養志靜而溫慤而
文見之者亦可以想見先生之為人

慈竹軒記

昔年拜漢中之命有令至家與妻子偕往歲暮抵鄞時
天甚寒日且晡小舟循城行十許里逆旅舍已閉門遙望
崇墉高棟有室翼然舟人指曰此張君敬輝之居也張君
素善養母好客喜事遂使人先馬敬輝出迎客其母立堂
上候妻子肅以入張灯具殺羞酒數行諸弟侍側皆整飾
不凡明日予見其母豐下秀眉出言溫溫敬輝因為余言

少喪父賴母氏以克至今諸弟皆有婦抱孫矣正堂北種
竹數十百箇滋植茂甚母悅之因名侍膳之所曰慈竹軒
願得昇一言余笑且諾至官所三歲矣往來乎南北無一
年之休未果為之言而追思其地與其兄弟未嘗忘于心
也今年較文于京府季弟自家來會復道敬輝之意余少
失二親今惟庶母存亦老矣伯氏多病不能出門庭者十
餘年季弟來寄詩十章叙離違之情以歸田為望讀之
悵惋流涕滿紙欲暫歸省而弗可得其視敬輝母氏康健
日率諸弟婦子躬執盥漱上壽相怡愉身不涉憂患之塗
耳目不接危辱之事食有稻魚衣有絮絲無求而自足無

愧而自適其得失為何如而余何以為敬輝告哉雖然敬
輝之所得非敬輝之工也余之不若敬輝非余之拙也命
有以賦之焉耳命之所定雖聖賢不能違聖賢之所樹立
雖命亦有所不能制也故困於陳蔡奔走於四方不遇于
齊梁毀于武叔臧倉此天之所以制聖賢也明道立德揭
天地之蘊開生民之惑而光耀於無窮此聖賢之所自為
雖天莫之能與也敬輝學聖賢之道其尚無以得於天者
自慰而以未能成於己者自勉或者天假祐之閔余母子
兄弟之睽于先而俾得合于後他日獲歸休於家以叙天
倫之樂尚當過敬輝之廬以觀慈竹之盛蓋有日矣敬輝

其待之

御賜訓辭記

處天下之大位者必基之以天下之盛德而後可德不足而位有餘天道之斫與也自昔帝王之興天將俾文武才智之士出而輔翼之以享太平之樂必生盛德之君子以為之先使之積仁累行以啓後人之業是以本源深長慶澤隆衍而奕世承其爵位于無窮非若僥倖于一旦者之不可恃也供惟

聖天子受天明命肇造區夏英雄英勇之臣乘時奮身以立大功至將相者固不可以一二計求其有積乎其前有

繼乎其後事業謀謨可以參乎古之名臣者惟故岐陽武靖王李公為然武靖之先駙馬都尉隴西恭獻王以皇國懿親晚享爵土方少壯時事父母極盡子道及際風雲之會為上所尊禮在群臣中莫有比者而寅畏慎密言不及私敦厚寬大動必思義海內稱盛德者歸焉至武靖王遂以元勳登上公之貴忠孝大節卓為天下師法由是福祚光寵為國世家今國公嗣職思繼祖考之美皇上乃書休尔嫡祖忠孝不息八字以賜公既寶藏之而祇服不忘復手錄其副嚴奉于居第之正堂出入瞻視恒若對越天顏靡或懈怠且謂孝孺嘗獲拜武靖王而粗

知其事貽書海上而以記為屬立身事君之道莫大於忠
孝公之生也天既命公以是理今上復申言之以為賜聖
人之言即天之言也天發乎言固已昭然若日月况筆之
為書而昭揭于斯雖何洛之所出龍龜之所負何以過于
此哉縱有令於辭者猶不能復加豪末而况孝孺之鄙賤
乎雖然忠孝之說竊嘗聞之矣事親而祇順無違固孝也
推以事君誠敬而不欺仁恕而有容先國家之政而忘乎
私惟生民社稷是利而不顧乎已此尤孝之大者也故知
孝親乃可以事君能忠於君然後謂之大孝而忠與孝非
二致也若公之先王和色順德洽乎家庭宏猷偉論裨乎

宗社竒功俊略震乎四夷而守以誠懋內而君安之外而
百姓信之於斯二者可謂兼盡矣公也可不思述前人之
事以期無負 聖天子之耿命乎古之賢臣能繼祖考之
業若伊陟之於阿衡巫賢之於巫咸呂伋之於尚父召虎
之於康公魏文貞之有暮李而平之有翹皆克宣先猷昭
宏遺志以承勲烈于悠久使人因其身而益知祖德之盛
以增國家之光是所謂忠孝之大者而非有志者不能學
也公春秋富而為學甚專器量重厚而用志甚遠刻情飭
行不知富貴之在躬而孜孜焉以報君親之恩自勵古所
稱世濟其美而與國同休者天下固望之矣然則安敢不

為公書之以慶國之有世臣乎

企高軒記

以跡觀人不如以心觀人之為得也治水也播種也困窮于陋巷也苟以跡論之則烏得而苟同苟以心而推之則烏得而不同豈惟聖賢為然雖君子亦然司馬遷之感情宏博見于文辭杜子美之忠義懇款形於詠歌其世殊其業異論者謂二子可以並稱豈惟人為然雖物亦然金玉不同質而貴同水火不同性而用同麟鳳不同形而瑞同夫苟知其所同則尚何異之足較哉東漢之末徐孺子隱南州以節義自守不可得而衣食當世之士高之吾邑人

徐君太玄少學老莊書清脩有志操執樂事于今藩王府予過其居題其休憇之室曰企高勉其學孺子之為人也或者以為孺子處季世而太玄生盛世孺子業儒而太玄習道家言孺子自食其力而太玄衣食于國孺子不屈以繫其躬而太玄以一藝役于世宜無少同者而何能企其高乎予以為不然士之高卑在道德心志不在隱顯其中誠有足高者雖混跡屠沽中不能害夫陵雲絕塵之趣誠無得於內雖岩棲澗飲而貪競之情不忘則亦卑汚之人耳故在己者高矣雖富貴權寵不能奪其守而陷溺之而況古之高士固有隱於道術者乎在己者無足高縱遠

引冥逝欲自為高而不能也今太玄之跡同於庸衆人而視其顏貌燁然若超乎埃氛之表不與人世相侔者其胸中之所存予安得知之哉予未足知之而世欲斷其高下果足以得其真否乎蓋謂太玄為孺子固不可謂其不可學孺子則尤不可也去外慕出嗜好泊乎不以天下事物汨其心而語默取舍去就之際必審夫義焉則孺子之高在乎太玄矣士患不知所企耳烏有學焉而不至為其實而無其效者乎

身脩思永堂記

世子殿下既正位諸宮惟負荷國家之重上而祇承 帝訓恭紹王猷下而撫臨群臣士民以及三軍之衆弗可以不稽古為學也日御殿東堂與官僚通經術者講說虞夏商周君臣出治立德之要孔子孟軻垂世淑人之言孜孜忘食因請于王取臯陶陳謨之語名所御堂曰身脩思永以著厥志會臣較文京師還有 教俾記其事臣拜手讓不可則言曰為國之本莫尚乎修身修身之道莫切乎治心而心之官則在乎思是思者賢不肖之所由出治亂之所由生休咎之所由分也人之有身孰能無所思也哉惟能處其身于礼義所思不止乎安一己而及於生民不止乎適一時而貽諸後世發言也恐或蔽於凡近而必務可以

經遠施政也恐或便於目前而必欲傳之無窮如是則思
永而身無不脩矣古昔賢君保宗廟社稷于千百載者未
有不始于斯者也若夫恒人則不然耳目也声色或誘之
肢體也佚樂或溺之好義理矣或不勝乎利欲喜問學矣
或不能推之行事言行之間苟且為斯須之計而不暇稍
遠其謀欲其身之脩而治其國家烏可得哉今 殿下名
堂特有取乎臯陶之說可謂知所擇矣然 殿下日新聖
道於古事無不貫達臣不敢復論抑嘗竊觀 聖天子
之致治宵衣旰食數十年無一日之怠富有天下而膳服
未嘗過其節嗜好未嘗失其中畏天恤民之意聞乎中國

而播於四夷舉一事立一法必慮萬世而為之防巍巍
出乎往古而開久大之業者皆身脩思永之明效而 王
之取法者也豈非 殿下之當師哉夫人君自謂不敢師
聖人者知不優也有師聖人之美志而無其效者勇不逮
也智勇俱全而莫能輔君以道德者群臣之過也 殿下
信道敏學而問於臣顧臣雖不足以辱命而亦不敢有隱
周公之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遠
之如虞廷賢臣之所陳近之如 聖上之所傳篤志力
行以保大 王家之不蓋私竊有望焉

時乎隨身乎利而不知念乎天下後世者蔽於近者也不
為斯頃之計而詳思千載之得失不謀一己之安而汲汲
惟生民是圖上而欲續既往之績下而欲開無窮之傳深
憂熟慮常若無以自釋者此非用心之遠者不能也世之
人智勝一官才合流俗苟得錙銖之利達則憫然自負為
有餘夫孰知遠者之當慮哉道之不明治之不古非人之
心有異也蔽於近使然也予自京師還山南經大梁遇趙
君古轍于河南翊衛之幕府問其鄉則與予同問其業則
儒也亦同既而與之論古今事淵乎其為思窅乎其為言
粹乎不見其與道倍也間請名所居城南之草舍予名之

曰心遠軒而謂之曰人之所以參配天地超乎萬物之表
而獨貴乎宇宙之內者特以是心為之宰耳人孰無是心
也用之得其道則日月不能擅其明山嶽不能擅其高河
海不能比其容不善用之則雖有出萬物之資而終不免
與萬物同泯可不知所務乎居高位而處要勢出有車馬
而食饌膏粱衆人之所樂也顏子飢餓陋巷不憂其身之
賤貧而以舜自望講為邦之道其用心為何如而豈同俗
淺智之士所能識哉惜夫世之不復見斯人也吾謂古轍
於千載之上從而師友之克私去欲以復道心之大全博
文稽古以究王道之始終會萬世為一息通四海於一体

大行則使昆蟲草木蒙其利窮居則樂之以終身垂之於
簡編豈不誠遠矣哉若夫淵明心遠地偏之詩其意固非
混乎世俗者所能及予之望古轍則不止是也

復齋記

天台洪子宦學於河南不歸其鄉者十餘年杞人聞其德
業之著也執經而師之滿門洪子好學不懈名其講學之
室曰復齋客見而言曰洪子之復將懷歸而欲復其鄉乎
抑亦欲復其天性之善乎夫復貴乎不遠不遠則無悔今
洪子之去鄉已遠矣為日已久矣田園已蕪矣室廬已敝
矣昔之相與者已疏少者壯而老者亡雖欲復乎鄉奚從

之若是則洪子殆欲復其性也乎夫性受於天者也
雖蔽於私而間於欲義與利之相去非若台與杞之相遠
也一念之萌決然舍彼而趨此非若欲行數千里之難也
撤其蒙昏而昭昭者存非若去鄉之久而有遺忘也然則
復之易莫過於復其性者宜乎洪子以之名其齋也洪子
聞之以告方子方子曰子以復其鄉為果遠而難復其性
為果近而易乎夫舜禹之事功周孔之德業率是性而為
之者也庸衆之蚩蚩儉狻之卑卑失是性而不知復者也
自衆人至於聖其相去奚啻萬里而豈止若自杞歸故鄉
之難哉子欲歸則具舟車載糗糧越旬月則可至矣欲至

乎聖夫豈旬月所能及耶洪子矍然曰復性之難若是乎
方子曰雖然有一焉復有道得其道則易失其道則難使
子欲歸乎鄉而不循當之之路則終身不能至循其路而
怠且息焉則至也不可必誠能不失其路不懈其力以聖
人之說為車智以辨他岐之感仁以体萬理之全而勇以
行之則於復天地之性也何有古之人有由之者顏子是
也克己復禮而從事於視聽言動之間得復之道莫尚焉
是以復之初九顏子以之今洪子之為人信而通願而文
於學顏子有其資矣它日復顏子之復而復乎故鄉予或
倦遊而歸且將問途焉而况杞人乎於是洪子謝曰聞其
記也

之記

會文軒記

關中自昔為都會地元季之亂群雄並起力爭兵拏久不
解邑屋罄於焚劫民物凋耗荆棘生市里中賴

聖天子出而綏之以豪雄自命者喪魄失氣匍匐請死於
是四海九州復合於一封建大國宣布德威既踰二紀而
生齒日滋田野墾闢城郭無空土閭巷行者側肩而取道
蓋關中之盛復如往昔而西安王都所在尤以富庶稱于
時民之姦強者或死或亡後生涵濡治化耳目不眩于金

革戰鬪之事成習禮讓而慕文學

天子亦嘉宇內之

和風化之成也復詔戰兵器以示偃武右文休息元元之心當是之時忠良之臣莫不潛諭德意思委心於學以佐當世文太平秦府右護衛朱侯由是名其西安公署之軒曰會文以著其志焉天下之亂也不有以除之則亂不息及其治不有以守之則治不能以久安故除亂莫若武而制治必以文侯之先人杖劍從征勞烈甚茂今繼其業者在侯而又能篤好儒術與善士名人周旋往復取樂於詩書禮樂以為西土武士表式其志不亦可尚乎雖然文之道大矣發乎威儀而可觀見乎文詞而可則者文之餘也存乎詩書禮樂之間措之政事而宜行之家國而順明昭乎天地而幽達乎鬼神者文之寓也以為臣則忠以之為子則孝以之自為則足以善其躬以之為人則澤被乎衆庶此則所謂文之本而非有志者不能識也得此以事君則周召之業可借得此以治國則管葛之功可並得此以將三軍為國藩衛則古之名將不能有加矣夫以侯之美才而遭逢聖世佐王國以忠乎天朝其有得於文者蓋必有在盍亦思

皇上造邦圖治覆育生成之恩道惟先人樹勲奮略以遺後嗣之勞不私乎一身而惟社稷生民是念不尚玩一時

之安而以著不朽傳千載自期履忠踐孝卓然為大國名臣則信可以為文矣苟徒屑屑焉於文之餘事非特異於侯之初志亦非閔中士民望於侯之意也

御史府記

皇上嗣位之初即下明詔行寬政赦有罪蠲逋租鉅萬計去事之妨民者明年以紀元賜高年米肉祭帛民鬻鬻子者官為之贖免田之租稅幾年分遣使者問海內所患苦賞廉平吏罪至死者多全活之於是刑部都察院論囚視往歲減三分之一人皆重於犯法二年春二月甲子有詔若曰頃以新狀繁易御史臺號都察院與刑部分治庶獄今

賴宗廟神靈斷獄頗簡其更都院仍漢制為御史府專以糾貪殘舉循良臣政事宣教化為職省御史員定為二十八人務為忠厚以底治平三月戊辰賜御史衣明日己巳以都院舊署在太平之北於朝謁為難命即詹事府為御史府賜宴于新治復命文武大臣皆預以寵綏之既而有勅令臣某記其事臣惟斯民之生以德養之則安於為善以刑制之則棄於為惡聖人之治天下豈有他術哉使人人皆知去惡以從善而治道成矣惟御史之官始於周其職之所治與權任之重輕雖累變不常然得其人則紀綱振而國體尊非其人則人望不肅而是非錯繆然專任以

刑獄則自近代始曩者法吏持刑深刻犯者滋衆

先皇帝甚厭苦之欲有所更革而未暇今 皇上以德

養人群生喜悅訟者衰止復古官名以脩善政實行

先帝之遺志自今居是府者其敬承聖訓凡便於國利於民者則言之為民之蠹為國之病者則去之毋溺於私而枉其所守毋憚于勢而屈所當為一以道輔佐

天子行德教使黎民醇厚如三代時斯不負建官鬲治之意苟為不然舍其大而務其細或小忠末節以市名或為詭行儉言以規榮利於民之治否國之安危無預焉則是官之名雖更而實之可厭苦者自若也奚可哉臣幸執筆從太史後夫紀政教明職守以示後世史氏職也故書其事以為居位者規

慥慥齋記

天台項君可立周君彥德俱以慥慥名其齋今國子祭酒集賢鄧公各為之大書其頌蓋以旌其志之同也二人者復俾予合為之記以發其義焉夫慥慥者所以美中庸之君子言與行相應者也而齋也者謂夫間居以養其心若於此而齋戒也方二人者各適其安而喏焉以休言不與物交也行不與事接也烏睹所謂慥慥者哉蓋人之心感焉而勿動者物也其來無時而常使人善惑者事也揆事

物之理以酬酢萬變而不窮者人之心也平居養之無其
素一旦出而卒然與夫事物遇勿動者或怵之善感者或
眩之口之於言身之於行有不暇擇也其無繆迷而顛錯
者幾希二人者誠深知乎此故其晝談夕講之退而即於
斯室各著其志以自儆焉此中庸屋漏潛伏之功古之君
子所以成夫慥慥之美者未始不出於此也在易風自火
出其卦為家人其象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釋之者
蓋曰火內也風外也由內以及外是以能有物而有恒也
夫二人者求美其言行而圖之於養心內外賓主之辨其
審如此豈可不謂知所務也哉是道也苟知擇乎中庸者
無不然而非二人者為獨然也彼慥慥之名又豈二人
者所得專而有哉書而之所以記之亦以勵同志也

息耕亭記

方子行于越之野遇丈人焉誦而耕油然自得也怪而問
之曰丈人勞苦矣何樂之甚丈人曰子勞苦吾哉而奚不
自知也彼晨而興纓冠納履趨拱俯倭暑不遑褰疲不暇
憇遇長值貴翼然而峙肅然而視側耳眴目如事嚴父強
言假笑陽遜曲避是謂形勞披簡執策朱墨紛錯遺言逸
典繁其盈目涉其流則若有餘探其源則若不足撐舌刺
口疑端滿腹聖哲遠矣將何由質衰良已逝追計焉蹟欲

知其方困而罔獲是謂學勞群言胥攻互半之至以之明
道繫影以綯少者百年多止數世磨滅泥滓漫不可紀曷
為不悟尚脩其辭逞怪披竒窮精憊思遐觀千載竟亦何
裨此謂名勞卑處郡邑尊據廊廟逢迎阿比以取嘖咲屏
束學術宣敷條教物薄人澆機深弄巧寬則致侮嚴則取
誚智絡氣使惠煦威鈞古人之思自哂且悼是謂官勞凡
此之勞亦已甚矣奚獨吾哉而子何問焉且吾之耕始也
手忘乎耒而牛忘乎土今也土忘乎苗而吾亦不自知也
衆人之耕也手與耒乖故躬勞土與牛乖故牛勞苗與土
乖故苗瘠而土病吾今皆否焉得非有可樂者乎適意

甚於樂而樂莫過乎心與物俱忘鳧浴乎水振翮脩羽不
勝樂也雞浴乎土振翮脩羽亦不勝樂也身置而強施之
將不勝病矣忘其為土然後能浴乎土忘其為水然後能
與水俱寔而不死吾今忘其為耕矣非特忘其耕且忘其
所以耕非特忘所以耕且併耕者而忘之耕者吾邪非吾
邪天役吾耶吾役天也吾且不知而奚以耕為治天下猶
是也德被教洽中外熙熙能使君忘乎相相忘乎百執事
治民者與民相忘則為治也可幾矣膠膠焚焚以心術相
縲智計相挺雖欲耕可冀耶余拱而問為治之道丈人不
顧負耒而去莫知其所止蓋隱君子也烏傷王仲縉為余

言其兄仲言嘗學經而好耕為息耕之亭以休息焉安無
隱君子往來其間乎仲言倘見其人其以吾言質之

艤航軒記

浦陽鄭君仲潛壯遊都會盛麗之區未老而休于麟溪之
故宅築室池上脩廣如舟狀揭其眉曰艤航時率賓客燕
息其間悠然若有以自樂而人莫測也客有歎者曰人惟
內有足恃也然後不恃乎物能不恃於物然後能無物之
累而物皆為吾用世之恃乎物者亦多矣珪組車馬恃之
以為貴玉帛錦繡恃之以為富斧鉞兵甲恃之以為威有
自恃之心則所恃者不足恃也惟不自恃者恒有而享之
古之君子視衆人之所恃漫不以入其意而惟脩其足恃
者以徐觀乎千古之道彼非求異於人也審所輕重而較
之固不得不與人異也今鄭君之家禮義可以維持數十
世室廬器用可以歷數百年而不敝所畜可以惠鄉邦而
人望之者以為舉世莫能抗君顧若不有于已而視其所
居為暫艤之航其不恃於物可知已某聞之而笑曰豈特
一室為航凡天下之物孰非航也視適意可喜之物如雲
行鳥逝不須更存于目者航之艤也子視子之身自少而
壯壯而老曾有一日之息乎事物之接於身而挾於心者
引領而承之莫不可悅旋踵而却視有可得久存而不去

者乎故自人而言之身世皆航也不可得而艤也自其大者視之鉅且莫過於天地而天地亦航也亦不可得而艤也夫天地且不可恃以為固而況於人乎而况一室之間乎然天地不能自立也必有立之者不能自為也必有為之者天地有壞而立之者未嘗變也人之生有盡而俾之生者未嘗盡也噫航乎果誰為之而誰艤之乎吾將與子掇其維振其紀以求之於一氣之始則夫不恃於物者其可恃也遠矣

讀書齋記

弓矢干戈所以禦亂而其弊也亦以興亂非弓矢干戈能興亂用之者非其人則亂因之而起或者以其興亂而不知其有禦亂之功遂棄而不用豈不惑哉聖人惧人性之偏於所習而淪於不善立詩書禮樂以教之愚者使之通昏者使之明悍者使之淳頑者使之廉當周盛時天下無不學之民無不善之俗故賓興賢且能者用之於朝則為良公卿而其在畎畝之人亦皆不失為敦行君子其化至於刑措而不用其效至於七八百年而後亡詩書禮樂之教使然也後世覩其末流之弊謂辨士以口舌相傾皆教之所致而不究其善俗化民之功於是或任刑名以督責為能或尚黃老以無為為高或用武夫俗吏各以其意見

為治求以勝詩書禮樂而卒不可勝然後知其不可及而終不能以此易彼斯非惑與故欲知天下之治亂視其俗欲知其俗視其民知學與否而已矣異時江南之俗以貲產相推以侈靡相夸其號為有識者

客為好學是以大亂乘之今國家有意於化民之事而其大家巨族亦慨然有慕於為學車君叔明兄弟尤以文雅稱以其餘力發為詠歌入其室樸素儉質其身無異嘗以讀書名其齋州里多效之能文辭者又從而嘆咏之吾故以是占天下之將治也人心亦衆矣欲一而同之舍其性之所同有者不能也其性之所同有者具

乎詩書禮樂之教以此治人人心有不一者乎能一人心與之生死存亡無不可也此先王之意也今世方行之而巨室者又導上之教以致於衆庶者也使三吳之地比屋皆知為學之美者寧不自車君始乎然則斯齋之所繫大矣

養素齋記

古之君子其遠過於人者非偶然也亦養之有素耳方其身在草野而惕然有朝廷之憂巍然有聖賢之志蓋其平居凡接於其身存於其心者皆養也謹於取予交際得失之間以養其氣習於禮樂政事乎失馳驟之節以養其才行乎道德仁義之塗講乎性命陰陽之說以養其德觀於

天人事物之變以養其目所於琴瑟管絃歌誦之音以養其耳驗於喜怒嗜好之故以養其情慎於言語動作食息游宴之頃以養其身其素所養者如此故加之以崇位重任處之以富貴逸樂迫之以患難賤貧其措之不難也如水之赴海日之暴物貨殖者之用財鳥飛天而馬行地也其不為物所動也猶瞽者之於色聵者之於音其無憂戚怨憤也猶千金之子暫食於逆族之家蛟龍之蟄深淵玄豹之澤霧雨也蓋其於天下之事治之已熟故為之也優於得失用舍之理識之已明故不以所遇而變宜其過人者遠也後世之士養之既無素居位則病於為處下則病於守習聖賢之言而躬庸人之行襲君子之名而取世俗之譏上常患乎無材下常患乎無師豈其性之不若哉莫之養而戕士者衆也予求於所知得一士焉曰金華俞君大有俞君誦五經諸子之書土田僅足以免飢餒室廬僅足以庇風雨布衣敝席人以為陋而君樂之如處公卿之位余固疑其有道焉他日以其養素齋告予予於是知君之果知所養也夫蒙霜雪而不變其色者必非驟長於春夏者也處貧賤而不失所守者必非僥幸於利祿者也若俞君之為其亦近於古之君子乎余故以君子之自養者告之

韜窩記

士之可貴者在節氣不在才智天下未嘗無才智之士而世之亂也恒以用才騁智者馳騁太過釣竒竊名以悅其君卒致無窮之禍而氣節之士不與焉氣節者偃蹇可畏而才智者敏慧可喜可喜者易以成功亦易以致亂欲制禍亂於未萌之先非得可畏者而任之不可也漢汲長孺吳張子布輩皆負氣自高昌言倨色不少屈抑以取合當世視人君之尊不為之動遇事輒面爭其短無所忌此皆流俗所謂韜人也而朝廷恒倚之以為重狐鼠之盜矚其進退以為恭肆彼豈用區區之才智以服人哉人望而憚之以其節之足尚也國家可使數千年無材知之士而不可一日無氣節之臣譬彼甘脆之味雖累時月不食未足為病而薑桂之和不可斯須無之人君無可畏者在其側欲無危敗難矣余少慕古之韜者欲起長孺子布與之交而不可得則思博交海內之士以觀其所存謂余為韜者有矣而慕乎韜者未始或見豈節義之士獨少於今之時乎抑遇合之術固有不同也今也

天子懲近代之弊立諫諍風勵在位俾得言事誠得韜者出以應其求則治道可成矣同邑潘君伯理甫年七十餘而以韜名其窩豈慕長孺輩者乎於其名可從而知其志

惜其老而不獲見於用也然有志者不累乎用舍居乎家
行乎鄉與用邦國奚異焉使長孺子布為布衣亦將聞于
時傳于後其肯泯然與庸衆人等乎君居其名師其道言
論事為必有卓乎越於世者是亦余之所慕者也願造君
之窩而相與論之

